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涵芬樓古今文鈔簡編

(二十)

吳曾祺編

商務印書館發行

編簡鈔文今古樓芬涵

(二十)

編祺曾吳

書叢本基學國

涵芬樓古今文鈔簡編目錄

卷二十三

詔令類

詔

漢高帝令吏善遇高爵詔

漢高帝求賢詔

漢文帝除肉刑詔

漢文帝求言詔

漢文帝策賢良詔

漢武帝賢良詔

漢武帝罷屯輪臺詔

漢元帝罷珠崖詔

漢元帝赦甘延壽陳湯矯制罪詔

漢成帝禁列侯近臣奢僭詔

漢光武帝再報竇融詔

一
一
一
二
二
二
三
三
三
四
五
五
五

漢章帝論五經同異詔……………六

漢和帝擇良吏詔……………六

即位詔

元世祖即位詔 王 鶚……………七

遺詔

漢文帝遺詔……………八

蜀先主勅後主遺詔……………八

令

秦始皇初并天下議帝號令……………九

魏武帝讓縣自明本志令……………九

宣德皇后令 任彥昇……………一

遺令

魏武帝遺令……………一

諭

漢高帝入關告諭……………二

書

漢文帝賜南粵王趙佗書……………一三

漢文帝遣匈奴書……………一三

漢文帝遣匈奴書……………一四

唐武宗賜回鶻可汗書 李德裕……………一四

璽書

漢武帝賜吾丘壽王璽書……………一五

漢昭帝賜燕王旦璽書……………一六

御札

唐文宗賜裴度御札……………一六

後唐明宗幸汴州御札……………一六

敕

漢光武賜馮異敕……………一七

梁武帝與謝朓敕……………一七

梁武帝敕何胤……………一七

梁武帝又敕何胤……………一八

德音

唐元宗居大明宮德音 蘇 頲 一八

周世宗平淮南德音 一九

口宣

宋仁宗班荆館賜北朝告哀人使御筵口宣 歐陽修 二〇

宋仁宗班荆館賜契丹告哀人使酒果口宣 歐陽修 二〇

策問

永明九年策秀才文五首 王 融 二〇

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五首 王 融 二一

天監三年策秀才文三首 任 昉 二一

進士策問十三首 韓 愈 二二

策問七首 歐陽修 二六

省試策問一首 蘇 軾 三一

策問十三首 歸有光 三一

山東鄉試策問三首 姚 鼐 三七

誥上

大誥 蘇 綽 四〇

詔下

韓通贈中書令 劉 敞……………四二

王贊授殿中侍御史 王禹偁……………四二

皇姪右衛大將軍岳州團練使宗實可起復舊官泰州防禦使知宗正寺 王安石……………四二

鮮于侁可太常少卿 蘇 軾……………四三

龍圖閣直學士朝議大夫御史中丞兼侍讀李常中大夫依前龍圖閣直學士御史中丞兼侍讀……………四三

曾 肇……………四三

蔣之奇寶文閣待制 曾 肇……………四三

金章宗參知政事李蹊授左丞詔 趙秉文……………四四

告詞

國子博士告詞 范成大……………四四

將作少監告詞 王 淮……………四四

卷二十四

詔令類

制

漢武帝策賢良制	四五
漢武帝復策賢良制	四六
漢武帝復策賢良制	四六
興元元年命李晟制	四七
唐武宗討劉稹制	四七
除文彥博判大名府制	四九
韓琦加恩制	四九
除呂公著守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制	五〇
除呂大防大中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制	五〇
除范純仁大中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制	五一
平章張珪封蔡國公制	五一
中書平章政事常遇春追封開平王制	五二
批答	
批劉悟謝上表	五二
批王播謝官表	五三
賜宰臣富弼乞退不允批答	五三

再賜宰臣富弼乞退不允批答 歐陽修 五三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允批答 蘇軾 五四
 再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允批答 蘇軾 五四

教

告高密縣教 孔融 五五
 與羣下教 諸葛亮 五五
 爲宋公修張良廟教 傅亮 五五
 爲宋公修楚元王墓教 傅亮 五六

册文上

唐册玄宗明皇帝文 賈曾 五六
 唐册肅宗宣皇帝文 賈至 五六

册文下

漢武帝元狩六年封齊王策 五七
 漢武帝元狩六年封燕王策 五七
 漢武帝元狩六年封廣陵王策 五八
 金章宗封高麗王諡册文 趙秉文 五八

謚册

唐中宗孝和皇帝謚册文 蘇頲……………五八

哀策

宋文皇帝元皇后哀策文 顏延之……………五九

齊敬皇后哀策文 謝朓……………六〇

赦文

開元元年赦書 蘇頲……………六一

唐德宗神武皇帝奉天改元大赦文 陸贄……………六三

檄

喻巴蜀檄 司馬相如……………六六

爲袁紹檄豫州 陳琳……………六七

檄吳將校部曲文 陳琳……………六九

檄蜀文 鍾會……………七二

爲徐敬業以武后臨朝移諸郡縣檄 駱賓王……………七三

牒

報倪若水捕蝗牒 姚崇……………七四

國子監論新注學官牒 韓愈……………七五

潮州請置鄉校牒 韓愈……………七五

爲裴中丞伐黃賊轉牒 柳宗元……………七五

符

宋文帝下荊州符收謝晦……………七六

九錫文

漢獻帝册魏公九錫文 潘勗……………七八

鐵券文

唐德宗賜李納王武俊等鐵券文 陸贄……………八〇

判

難局判 竇瑗……………八〇

對建國判 褚亮……………八一

考詞

爲男埒考語 張說……………八二

補趙肅充州學教授詞 宋祁……………八二

參評

知縣參評 海瑞……………八二

縣丞參評 海瑞……………八三

主簿參評 海瑞……………八三

典史參評 海瑞……………八四

教官參評 海瑞……………八四

勸農文

端平元年勞農文 魏了翁……………八四

權遂寧府勸農文 魏了翁……………八五

約

僮約 王褒……………八六

勝

勝國子監 溫庭筠……………八七

示

保甲告示 海瑞……………八八

審單

王哲審單 歸有光……………八八

陳大德審單 歸有光 八九

賀潮審單 歸有光 八九

附錄

奴券 石 崇 八九

唐太宗金鏡 九〇

涵芬樓古今文鈔簡編

卷二十三

詔令類

詔

漢高帝令吏善遇高爵詔

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諸侯子及從軍歸者甚多高爵。吾數詔吏先與田宅及所當求於吏者。亟與爵。或人君上所尊禮。久立吏前。曾不爲決。甚亡謂也。異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與亢禮。今吾於爵非輕也。吏獨安取此。且法以有功勞行田宅。今小吏未嘗從軍者多滿。而有功者顧不得。背公立私。守尉長吏教訓甚不善。其令諸吏善遇高爵。稱吾意。日廉問有不如吾詔者。以重論之。

漢高帝求賢詔

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爲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我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吾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相國鄼侯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爲之。駕遺詣相國府。署行義年。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癯病。勿遣。

漢文帝除肉刑詔

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與。吾甚自愧。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爲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

漢文帝求言詔

間者數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費。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爲酒醪以靡穀者多。六畜之食焉者衆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漢文帝策賢良詔

昔者大禹勸求賢士。施及方外。四極之內。舟車所至。人迹所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逮。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聰。比善戮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長楸。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徒。並建豪英。以爲官師。爲諫爭。輔天子之闕。而翼戴漢宗也。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方內以寧。澤及四夷。今朕獲執天下之正。以承宗廟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王三公九卿。

及主郡吏各帥其志。以選賢良。明于國家之大體。通于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人數。將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朕甚嘉之。故登大夫于朝。親諭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毋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興愚民之休利。著之于篇。朕親覽焉。觀大夫所以佐朕。至與不至。書之。周之密之。重之。閉之。與自朕躬。大夫其正論。毋枉執事。烏虜戒之。二三大夫。其帥志毋怠。

漢武帝賢良詔

朕聞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日月所燭。罔不率俾。周之成康。刑措不用。德及鳥獸。教通四海。海外肅慎。北發渠搜。氐羌來服。星辰不孛。日月不蝕。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鳳在郊。藪河洛出圖。書鳴呼。何施而臻此乎。今朕獲奉宗廟。夙興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淵水。未知所濟。猗歟偉歟。何行而可以彰先帝之洪業。休德上。參堯舜。下配三王。朕之不敏。不能遠德。此子大夫之所覩聞也。賢良明於古今王事之體。受策察問。咸以書對。著之于篇。朕親覽焉。

漢武帝罷屯輪臺詔

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開陵侯擊車師時。危須尉犂樓蘭六國子弟在京師者。皆先歸發畜食。迎漢軍。又自發兵凡數萬人。王各自將共圍車師。降其王。諸國兵便罷。力不能復。至道上食漢軍。漢軍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載。不足以竟師。彊者盡食畜產。羸者道死數千人。朕發酒泉驢橐駝。負食出玉門。迎軍吏卒。起張掖。不甚遠。然尙廝留甚。

衆。曩者朕之不明。以軍候弘上書言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匈若馬。又漢使者久留不還。故興師遣貳師將軍。欲以爲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與謀。參以蓍龜。不吉不行。迺者以縛馬書。徧視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爲文學者。迺至郡屬國都尉成忠趙破奴等。皆以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或以爲欲以見彊。夫不足者。視人有餘。易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匈奴困敗。公車方士太史治星望氣。及太卜龜蓍。皆以爲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將。於繡山必克。卦諸將。貳師最吉。故朕親發貳師下繡山。詔之必毋深入。今計謀卦兆。皆反繆。重合侯得虜候者。言聞漢軍當來。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諸道。及水上。以詛軍。單于遣天子馬裘。常使巫祝之。縛馬者。詛軍事也。又卜漢軍一將不吉。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能饑渴。失一狼。走千羊。迺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今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五伯所弗能爲也。且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搜索。問以所聞。今邊塞未正。闌出不禁。障候長吏。使卒獵獸。以皮肉爲利。卒苦而煖火乏。失亦上集不得。後降者來。若捕生口。虜迺知乏。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

漢元帝罷珠崖詔

珠崖虜殺吏民。背畔爲逆。今廷議者。或言可擊。或言可守。或欲棄之。其指各殊。朕日夜思惟。議者之言。羞威不行。則欲誅之。狐疑辟難。則守屯田。通于時變。則憂萬民。夫萬民之饑餓。與遠蠻之不討。危孰大焉。且宗廟之祭。凶年不備。況乎辟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倉庫空虛。無以相贍。又以動兵。非特勞民。凶年隨

之。其罷珠崖郡。民有慕義欲內屬。便處之。不欲勿彊。

漢元帝赦甘延壽陳湯矯制罪詔

匈奴郅支單于背畔禮義。留殺漢使者吏士。甚逆道理。朕豈忘之哉。所以優游而不征者。重動師衆。勞將卒。故隱忍而未有云也。今延壽湯。略便宜乘時利。結城郭諸國。擅興師矯制而征之。賴天地宗廟之靈。誅討郅支單于。斬獲其首。及閼氏貴人名王以下千數。雖踰義干法。內不煩一夫之役。不開府庫之藏。因敵之糧。以贍軍用。立功萬里之外。威震百蠻。名顯四海。爲國除殘。兵革之原息。邊竟得以安。然猶不免死亡之患。罪當在於奉憲。朕甚閔之。其赦延壽湯罪。勿治。詔公卿議封焉。

漢成帝禁列侯近臣奢僭詔

聖王明禮制以序尊卑。異車服以章有德。雖有其財而無其尊。不得踰制。故民興行。上義而下利。方今世俗奢僭罔極。靡有厭足。公卿列侯親屬近臣。四方所則。未聞修身遵禮。同心憂國者也。或迺奢侈逸豫。務廣第宅。治園池。多畜奴婢。被服綺縠。設鐘鼓。備女樂。車服嫁娶。葬埋過制。吏民慕效。寢以成俗。而欲望百姓儉節。家給人足。豈不難哉。詩不云乎。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其中勅有司。以漸禁之。青綠。民所常服。且勿止。列侯近臣。各自省改。司隸校尉察不變者。

漢光武帝再報竇融詔

每追念外屬。孝景皇帝出自竇氏。定王。景帝之子。朕之所祖。昔魏其一言。繼統以正。長君少君。尊奉師傅。脩成淑德。施及子孫。此皇太后神靈。上天祐漢也。從天水來者。寫將軍所讓隗囂書。痛入骨髓。畔臣見之。

當股慄慚愧。忠臣則酸鼻流涕。義士則曠若發矇。非忠孝懇誠。孰能如此。豈其德薄者所能克堪。豈自知失河西之助。族禍將及。欲設間離之說。亂惑真心。轉相解搆。以成其奸。又京師百僚。不曉國家及將軍本意。多能採取虛僞。誇誕妄談。令忠孝失望。傳言乖實。毀譽之來。皆不徒然。不可不思。今關東盜賊已定。大兵今當悉西。將軍其抗厲威武。以應期會。

漢章帝論五經同異詔

蓋三代導人。教學爲本。漢承暴秦。褒顯儒術。建立五經。爲置博士。其後學者精進。雖曰承師。亦別名家。孝宣皇帝以爲去聖久遠。學不厭博。故遂立大小夏侯書。後又立京氏易。至建武中。復置顏氏嚴氏春秋。大小戴禮博士。此皆所以扶進微學。尊廣道藝也。中元元年。詔書五經章句煩多。議欲減省。至永平元年。長水校尉脩奏言。先帝大業。當以時施行。欲使諸儒共正經義。頗令學者得以自助。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又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於戲。其勉之哉。

漢和帝擇良吏詔

比年不登。百姓虛匱。京師去冬無宿雪。今春無澍雨。黎民流離。困于道路。朕痛心疾首。靡知所濟。瞻仰昊天。何辜今人。三公朕之腹心。而未獲承天安民之策。數詔有司。務擇良吏。今猶不改。競爲苛暴。侵愁小民。以求虛名。委任下吏。假執行邪。是以令下而姦生。禁至而詐起。巧法析律。飾文增辭。貨行于言。辜成乎手。朕甚病焉。公卿不思助明好惡。將何以救其咎罰。咎罰既至。復令災及小民。苟上下同心。庶幾有瘳。其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弟力田三級。民無名數及流民欲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癯貧不能自存。

者粟人三斛。

詔令類

卽位詔

元世祖卽位詔 王 鶴

朕惟祖宗肇造區宇。奄有四方。武功迭興。文治多闕。五十餘年於此矣。蓋時有先後。事有緩急。天下大業。非一聖一朝所能兼備也。先皇帝卽位之初。風飛雷厲。將大有爲。憂國愛民之心。雖切於己。尊賢使能之道。未得其人。方董夔門之師。遽遺鼎湖之泣。豈期餘恨。竟弗克終。肆予沖人。渡江之後。蓋將深入焉。乃聞國中重以僉軍之擾。黎庶驚駭。若不能一朝居者。予爲此懼。駟騎馳歸。目前之急。雖紓。境外之兵。未戢。乃會羣議以集良規。不意宗盟。輒先推戴。左右萬里。名王巨僚。不召而來者有之。不謀而同者皆是。咸謂國家之大統。不可久曠。神人之重寄。不可暫虛。求之今日。太祖嫡孫中。先皇母弟之列。以賢以長。止予一人。雖在征伐之間。每存仁愛之念。博施濟衆。實可爲天下主。天道助順。人謨與能。祖訓傳國大典。於是乎在。孰敢不從。朕峻辭固讓。至于再三。祈懇益堅。誓以死請。於是俯循輿情。勉登大寶。自惟寡昧。屬時多艱。若涉淵冰。罔知攸濟。爰當臨御之始。宜新弘遠之規。祖述變通。正在今日。務施實德。不尙虛文。雖承平未易遽臻。而飢渴所當先務。略舉其切時便民者。條列於后。嗚呼。曆數攸歸。欽應上天之命。勳親斯託。敢忘烈祖之規。建極體元。與民更始。朕所不逮。更賴我遠近宗族。中外文武。同心協力。獻可替否之助也。誕告多方。體予至意。

詔令類

遺詔

漢文帝遺詔

朕聞之。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有不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當今之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以罹寒暑之數。哀人父子。傷長老之志。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謂天下何。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於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矣。賴天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惟年之久長。懼於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於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其奚哀念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無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者。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跣。經帶無過三寸。毋布車及兵器。毋發民哭。臨宮殿中。宮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音。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毋得擅哭。已下棺。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纈七日。釋服。他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率從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如其故。毋有所改。

蜀先主勅後主遺詔

朕初疾。但下痢耳。後轉雜他病。殆不自濟。人五十不稱天。年已六十有餘。何所復恨。不復自傷。但以卿兄弟爲念。射君到說丞相。歎卿智量甚大。增修過於所望。審能如此。吾復何憂。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惟賢與德。能服於人。汝父德薄。勿效之。可讀漢書禮記。閒暇歷觀諸子。及六韜商君書。

益人意智。聞丞相爲寫申韓管子六韜一通已畢。未送道亡。可自更求聞達。

詔令類

令

秦始皇初并天下議帝號令

異日韓王納地效璽。請爲藩臣。已而倍約。與趙魏合從畔秦。故興兵誅之。虜其王。寡人以爲善。庶幾息兵。革。趙王使其相李牧來約盟。故歸其質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興兵誅之。得其王。趙公子嘉乃自立爲代王。故舉兵擊滅之。魏王始約服入秦。已而與韓趙謀襲秦。秦兵吏誅。遂破之。荆王獻青陽以西。已而畔約。擊我南郡。故發兵誅得其王。遂定荆地。燕王昏亂。其太子丹乃陰令荆軻爲賊。兵吏誅滅其國。齊王用后勝計。絕秦使。欲爲亂。兵吏誅虜其王。平齊地。寡人以眇眇之身。與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服其辜。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號。

魏武帝讓縣自明本志令

孤始舉孝廉。年少。自以本非巖穴知名之士。恐爲海內人之所見。凡愚欲爲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譽。使世士明知之。故在濟南。始除殘去穢。平心選舉。違迂諸常侍。以爲彊豪所忿。恐致家禍。故以病還。去官之後。年紀尙少。顧視同歲中年有五十。未名爲老。內自圖之。從此卻去二十年。待天下清。乃與同歲中始舉者等耳。故以四時歸鄉里。于譙東五十里。築精舍。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求底下之地。欲以泥水自蔽。絕賓客往來之望。然不能得如意。後徵爲都尉。遷典軍校尉。意遂更欲爲國家討賊立功。欲望封侯作

征西將軍。然後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而遭值董卓之難。興舉義兵。是時合兵能多得耳。然常自損不欲多之。所以然者。兵多意盛。與彊敵爭。倘更爲禍始。故汴水之戰數千。後還到揚州。更募亦復不過三千人。此其本志有限也。後領兗州。破降黃巾三十萬衆。又袁術僭號于九江。下皆稱臣。名門曰建號門。衣被皆爲天子之制。兩婦預爭爲皇后。志計已定。人有勸術使遂卽帝位。露布天下。答言曹公尙在。未可也。後孤討禽其四將。獲其人衆。遂使術窮亡。解沮發病而死。及至袁紹據河北。兵勢彊盛。孤自度勢實不敵之。但計投死爲國。以義滅身。足垂于後。幸而破紹。梟其二子。又劉表自以爲宗室。包藏奸心。乍前乍卻。以觀世事。據有荊州。孤復定之。遂平天下。身爲宰相。人臣之貴以極。意望已過矣。今孤言此。若爲自大。欲人言盡。故無諱耳。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或者人見孤彊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評。言有不遜之志。妄相忖度。每用耿耿。齊桓晉文之所以垂稱至今日者。以其兵勢廣大。猶能奉事周室也。論語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至德矣。夫能以大事小也。昔樂毅走趙。趙王欲與之圖燕。樂毅伏而垂泣對曰。臣事昭王。猶事大王。臣若獲戾。放在他國。沒世然後已。不忍謀趙之徒隸。況燕後嗣乎。胡亥之殺蒙恬也。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其勢足以背叛。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忘先王也。孤每讀此二人書。未嘗不愴然流涕也。孤祖父以至孤身。皆當親重之任。可謂見信者矣。以及子植兄弟。過於三世矣。孤非徒對諸君說此也。常以語妻妾。皆令深知此意。孤謂之言。願我萬年之後。汝曹皆當出嫁。欲令傳道我心。使他人皆知之。孤此言皆肝腸之要也。所以勸勤懇。懇斂心腹者。見周公有金縢之書。以自明。恐人不信之。

故。然欲孤便爾委捐所典兵衆。以還執事。歸就武平侯國。實不可也。何者。誠恐己離兵。爲人所禍也。既爲子孫計。又己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此所不得爲也。前朝恩封三子爲侯。固辭不受。今更欲受之。非欲復以爲榮。欲以爲外援。爲萬安計。孤聞介推之避晉封。申胥之逃楚賞。未嘗不舍書而歎。有以自省也。奉國威靈。仗鉞征伐。推弱以克彊。處小而禽大意之所圖。動無違事。心之所慮。何向不濟。遂蕩平天下。不辱主命。可謂天助漢室。非人力也。然封兼四縣。食戶三萬。何德堪之。江湖未靜。不可讓位。至於邑土。可得而辭。今上還陽夏。柘。苦三縣。戶二萬。但食武平萬戶。且以分損謗議。少減孤之貴也。

宣德皇后令 任彥昇

宣德皇后敬問具位。夫功在不賞。故庸勳之典。蓋闕。施侔造物。則謝德之途已寡也。要不得不彊爲之名。使荃宰有寄。公實天生德。齊聖廣淵。不改參辰。而九星仰止。不易日月。而二儀貞觀。在昔晦明。隱鱗戢翼。博通羣籍。而讓齒乎一卷之師。劍氣凌雲。而屈迹於萬夫之下。辯析天口。而似不能言。文擅彫龍。而成輒削。薰爰在弱冠。首應弓旌。客游梁朝。則聲華籍甚。薦名宰府。則延譽自高。隆昌季年。勤王始著。建武惟新。締構斯在。功隆賞薄。嘉庸莫疇。一馬之田。介山之志。愈厲。六百之秩。大樹之號。斯存。及擁旄司部。代馬不敢南牧。推轂樊鄧。胡塵罕嘗。夕起。惟彼狡童。窮凶極虐。衣冠泯絕。禮樂崩喪。既而鞠旅誓衆。言謀王室。白羽一麾。黃鳥底定。甲旣鱗下。車亦瓦裂。致天之屈。拱揖羣后。豐功厚利。無得而稱。是以祥光摠至。休氣四塞。五老游河。飛星入昴。元功茂勳。若斯之盛。而地狹乎四履。勢卑乎九伯。帝有惡焉。輶軒萃止。今遣某位某甲等。率茲百辟。人致其誠。庶匪席之旨。不遠而復。

詔令類

遺令

魏武帝遺令

吾夜半覺小不佳。至明日飲粥汗出。服當歸湯。吾在軍中持法是也。至於小忿怒。大過失。不當效也。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吾有頭病。自先著幘。吾死之後。持大服如存時。勿遺。百官當臨殿中者。十五舉音。葬畢。便除服。其將兵屯戍者。皆不得離屯部。有司各率乃職。斂以時服。葬于鄴之西岡上。與西門豹祠相近。無藏金玉珍寶。吾婢妾與伎人。皆勤苦。使著銅雀臺。善待之。於臺堂上安六尺牀。施總帳。朝晡上脯糒之屬。月旦十五日。自朝至午。輒向帳中作伎樂。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餘香可分與諸夫人。不命祭。諸舍中無所爲。可學作組履賣也。吾歷官所得綬。皆著藏中。吾餘衣裘。可別爲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

詔令類

諭

漢高帝入關告諭

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耦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吏民皆按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爲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且吾所以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約束耳。

詔令類

書

漢文帝賜南粵王趙佗書

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意。朕高皇帝側室之子。棄外奉北。藩于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卽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日進不衰。以故諄暴乎治。諸呂爲變。故亂法。不能獨制。迺取它姓子爲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卽位。乃者聞王遣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眞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家。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爲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爲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朕不能擅變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爲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爲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爲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爲也。願與王分棄前患。終今以來。通使如故。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爲寇災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遣王。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鄰國。

漢文帝遺匈奴書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係虜淺遺。朕書云。願寢兵休士。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王之志也。漢與匈奴約爲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背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

事已在赦前。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并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長襦錦袍各一。比疏一黃金飭具帶一黃金犀毗一繡十匹。錦二十四匹。赤綈綠縉各四十四匹。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

漢文帝遺匈奴書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渠雕渠難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令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毋離。臣主相安。俱無暴虐。今聞深惡民貪降其趨。背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驢。然其事已在前矣。書云。二國已和親。兩主驢說。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翕然更始。朕甚嘉之。聖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成嘉。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氈毼金帛綿絮。他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獨朕與單于爲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昆弟之驢。朕聞天不頽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細故。俱蹈大道也。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輓動之類。莫不就安利。避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單于毋言章尼等。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不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

唐武宗賜回鶻可汗書 李德裕

楊觀至。覽表。欲求糧食牛羊。糧食已許自己。馬價絹就振武和糴三千石。緣中國以農爲本。最貴耕牛。百

姓所蓄無多。常斷屠殺。羊則產於北土。不出中華。惟塞土蕃渾各有畜牧。朝廷未嘗徵率。務使安存。今之所求。難允來意。又所請束縛。噶沒斯送歸者。噶沒斯比自投邊將。屢獻誠款。自本國破亡之初。奔迸先至塞上。不隨可汗公主。已是二年。慮彼猜嫌。自懷憂懼。窮迫歸命。望朕保持。未嘗有交搆之言。離間兩國。前可汗已緣失制馭之道。無兼愛之仁。侵擾諸蕃。肆爲暴虐。所以親屬內叛。部落外離。國破家殘。實由於此。今可汗失地遠客。危難之中。尤須追悔前非。以安反側。若又仁愛不至。骨肉相殘。可汗左右信臣。誰敢自保。朕統萬國。非止一番。未附者須務懷柔。歸誠者固宜存撫。儻狗可汗之意。殊乖覆育之恩。今已特許歸降。止於存其種族。必不別有任使。授以腹心。在可汗不失恩慈。於朝廷免虧信義。豈不兩全事體。深叶良圖。況前代以來。盡有故事。漢朝呼延邪單于款塞。其下大將烏厲屈烏厲温敦。並來降附。漢宣帝封以列侯。又國初頡利可汗之破敗也。降者甚衆。酋豪首領。至朝廷皆拜將軍。僅百餘人。無不撫納。想可汗深明朕意。勿更再論。摩尼教。天寶以前。中國禁斷。自累朝緣回鶻敬信。始許興行。江淮數鎮。皆令闡教。近各得本申奏。緣自聞回鶻破亡。奉法者因茲懈怠。蕃僧在彼。稍似無依。吳楚水鄉。人性翬薄。信心既去。翕習至難。且佛是大師。尚隨緣行教。與蒼生緣盡。終不力爲。朕深念異國遠僧。欲其安堵。且令於兩都及大原信嚮處行教。其江淮諸寺。權停待回鶻本土安寧。卽卻令如舊。

詔令類

聖書

漢武帝賜吾丘壽王聖書

子在朕前之時。知略輻湊。以爲天下少雙。海內寡二。及至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職事並廢。盜賊從橫。甚不稱在前時。何也。

漢昭帝賜燕王旦璽書

昔高皇帝王天下。建立子弟。以藩屏社稷。先日諸呂。陰謀大逆。劉氏不絕若髮。賴絳侯等誅討賊亂。尊立孝文。以安宗廟。非以中外有人。表裏相應。故耶樊鄴曹灌。攜劍摧鋒。從高皇帝。墾舊除害。耘耨海內。當此之時。頭如蓬葆。勤苦至矣。然其賞不過封侯。今宗室子孫。曾無暴衣露冠之勞。裂地而王之。分財而賜之。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王骨肉至親。敵吾一體。乃與他姓異族。謀害社稷。親其所疏。疏其所親。有逆悖之心。無忠愛之義。如使古人有知。當何面目復奉齊耐見高祖之廟乎。

詔令類

御札

唐文宗賜裴度御札

朕詩集中。欲得見卿唱和詩。故令示此。卿疾恙未痊。固無心力。但異日進來。春時俗說難於將攝。勉加調護。速就和平。千百胸懷。不具一二。藥物所須。無憚奏請之煩也。

後唐明宗幸汴州御札

歷代帝王。以時巡狩。一則遵行典禮。一則按察方區。矧彼夷門。控茲東夏。當先帝戡平之始。爲眇躬殿守之邦。俗尚貞純。兵懷忠勇。自元臣鎮靖。庶事康和。兆民咸樂於有年。闔境彌堅於望幸。事難違衆。議在省

方朕取十月七日親幸汴州其沿路一行宿食頓遞可下三司排當務從簡儉不得勞擾人戶至於屬從兵師亦已嚴行誠約兼告諭東北道諸侯不得迎駕朝觀

詔令類

敕

漢光武賜馮異敕

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今之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鬪然好虜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敕無爲郡縣所苦

梁武帝與謝朓敕

吾以非德屬當期運鑒與吾賢思隆治道而明不遠燭所蔽者多實寄賢能匡其寡闇嘗謂山林之志上所宜弘激貪厲薄義等爲政自居元首臨對百司雖復軌文經武各修厥職羣才競爽以致和美而鎮風靜俗變教論道自非箕穎高人莫膺茲寄是用虛心側席屬想清塵不得不屈茲獨往同此濡足便望釋蘿襲袞出野登朝必不以湯有慙德武未盡善不降其身不屈其志使璧帛虛往蒲輪空歸傾首東路望兼立表義軒邈矣古今殊事不獲總駕崆峒依風問道今便復引領雲臺虛己宣室紆賢之愧載結寢興

梁武帝敕何胤

頃者學業淪廢儒術將盡閭閻縉紳渺聞好事吾每思弘獎其風未移當屢興言爲歎本欲屈卿暫出開導後生既屬廢業此懷未遂延佇之勞載盈夢想理舟虛席須俟來秋所望惠然申其宿抱耳卿門徒中

經明行修。厥數有幾。且欲瞻彼堂堂。冀此周行。便可具以名聞。副其勞望。

梁武帝又敕何胤

比歲學者殊爲寡少。良由無復聚徒。故明經斯廢。每一念此。爲之慨然。卿居儒宗。加以德素。當勅後進。有意向者。卽卿受業。想深思誨誘。使斯文載興。

詔令類

德音

唐元宗居大明宮德音 蘇頌

黃門。朕聞養人者謂之司牧。非逸於人上。事天者謂之帝皇。蓋御乎天下。故作爲棟宇。以避燥溼。居於臺榭。以順高明。斯乃奉時令。布政教也。朕以不德。祇膺睿圖。寶十家之產。愛兆人之力。未嘗興工於土木。役思於池籩。冀之休。又以致雍熙。自律應長。羸時方大暑。溽雲屢起。溫風且至。伏以太上皇宴居珍衛。滌慮清閑。迹不往於甘泉。心每期於汾水。朕侍於左右。以奉晨夕。助元默之化。則虧於聽理。當炎蒸之序。又瀆以蠶煩。惕焉載懷。敢忘順色。然大明創兆。先聖所營。卽舊不加。因時而往。千門萬戶。外雖謂於別宮。一日三朝。中自連於複道。下所以寧問安之懇。上所以資習靜之娛。實獲我心。俾康政理。古有服重裘者。則念人之寒。居夏屋者。則念人之熱。况比歲阻飢。甫田不稔。或愚人陷罪。圖土稱冤。凡厥庶寮。將何以恤。兩京及諸州。宜令長官親理冤獄。除犯名教及官典犯賊。并緣妖僞以外。餘罪徒以下。咸宜放免。其有茂才異等。拔萃超羣。緣無紹介。久不聞達者。咸令自舉。朕當親問。其應宣撫。咸使名聞。舉人試第四等。宜准舊例。

別加優獎。見任人各量與改轉前資。常選人至冬依選例與處分。其未出身者兼授散官。先天以來軍將押衙官等在陣戰亡者。令本軍勘實奏聞。其妄說災祥。誑惑閭里。并令州縣長官等嚴加捉搦。仍令御史金吾防察繩糾。有能直言極諫。補朕之闕者。各封進狀。朕將親覽。如有可採。當加獎擢。其皇親諸親及東宮承優任員外檢試等官。近停令至冬處分者。有家道貧迫。情願外任者。亦令所司勘續。闕量才注擬。其緣坐流人。處置有輕重不類者。令所司勘會聞奏。主者施行。

周世宗平淮南德音

王者經營四方。式遏亂略。懷安逸而忘戰伐。則雄圖莫展。有雪霜而無雨露。則歲功不成。日者革輅親征。靈旗問罪。正陽之役。吳師無匹馬之歸。六合之征。楚甲有齊山之積。今長江以北。半爲我疆。實賴將相協謀。貔貅宣力。破彼勍敵。成茲茂勳。宜敷曠蕩之恩。用慰輕揚之俗。澤旣霑於動植。寵豈忘於忠勤。聲教惟新。甄賞斯在。可特赦淮南道諸州管內見禁罪人。取顯德三年六月十一日巳前。凡有違犯。不問輕重。並不窮問。其江北諸州縣。有未收復處。宜令行營大將明中招諭。儻能知機變。歸順朝廷。其向來名位。俱一切如故。仍選名藩大郡。厚加旌賞。其軍都自長行已上。並與優給。其中有願歸江南者。亦聽自便。應隨駕淮南行營諸軍等。或破敵成功。或攻城效力。或收降州縣。或護衛乘輿。咸積忠勤。宜加酬獎。各與等第優給。從駕職官及諸色人員等。從征在外。奉事有勞。各與加恩。以獎勤幹。諸州夫役。自來有沒於矢石者。其本戶放免三年差徭。仍每人支賜贈孝絹三匹。淮南道諸州縣先屬江南之時。頗有非理科徭。無名配率。今後一切停罷。事有不利於民。無益於時者。宜令長吏條奏以聞。

詔令類

口宣

宋仁宗班荆館賜北朝告哀人使御筵口宣 歐陽修

卿載馳使介來訃國哀當節物之凜秋嘉道塗之良苦宜頒燕犒以示眷勤

宋仁宗班荆館賜契丹告哀人使酒果口宣 歐陽修

卿載馳國訃來及都城顧惟跋履之勞宜有頒宣之寵俾推珍錫式示眷懷

詔令類

策問

永明九年策秀才文五首 王融

問秀才高第明經朕聞神靈文思之君聰明聖德之后體道而不居見善如不及是以崆峒有順風之請華封致乘雲之拜或揚旌求士或設簾待賢用能敷化一時餘烈千古朕夤奉天命恭惟永圖審聽高居載懷祇懼雖言事必史而象闕未箴寤寐嘉猷延佇忠實子大夫選名升學利用賓王懋陳三道之要以光四科之首鹽梅之和屬有望焉

又問昔周宣惰千畝之禮虢公納諫漢文缺三推之義賈生置言良以食爲民天農爲政本金湯非粟而不守水旱有待而無遷朕式照前經寶茲稼穡祥正而青旗肅事土膏而朱紘戒典將使杏花菖葉耕穫不愆清剛冷風述遵無廢而釋耒佩牛相沿莫反兼貧擅富浸以爲俗若爰井開制懼驚擾愚民瀉鹵可

朕恐時無史白興廢之術矢陳厥謀。

又問議獄緩死大易深規敬法卹刑虞書茂典自萌俗澆弛法令滋彰肺石少不寃之人棘林多夜哭之鬼朕所以明發動容具食興慮傷秋荼之密網惻夏日之嚴威永念畫冠緬追刑厝徒以百鍍輕科反行季葉四支重罰爰創前古訪游禽於絕澗作霸秦基歌鷄鳴於闕下稱仁漢牘二途如爽卽用兼通昌言所安朕將親覽。

又問聚人曰財次政曰貨泉流表其不匱賢遷通其有亡既龜貝積寢緡襪專用世代滋多銷漏參倍下貧無兼辰之業中產闕游歲之貲惟瘼卹隱無捨矜嘆上帝溥臨賜朕休寶命邛斜之谷開而出銅且有後命事茲鎔範充都內之金紹園府之職但赤側深巧學之患榆筭難輕重之權開塞所宜悉心以對又問治曆明時紹遷革之運改憲勅法審刑德之原分命顯於唐官文條炳於鄒說及岨夷廢職昧谷虧方漢秉素祗之徵魏稱黃星之驗紛爭空軫疑論無歸朕獲纂洪基思弘至道庶令日月休徵風雨玉燭克明之旨弗遠欽若之義復還於子大夫何如哉其驪翰改色寅丑殊建別白書之。

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五首 王融

問秀才朕秉籙御天握樞臨極五辰空撫九序未歌至於思政明臺訪道宣室若墜之惻每勤如傷之念恆軫故卹貧緩賦省徭慎獄幸四境無虞三秋式稔而多黍多稌不興兩穗之謠無褐無衣必盈七月之歎豈布政未優將罷民難業登爾於朝是屬宏議罔弗同心以匡厥辟。

又問惟王建國惟典命官上叶星象下符川嶽必待天爵具修人紀成事然後沿才受職揆務分司是以

五正置於朱宣。下民不忒。九工開於黃序。庶績其凝。周官三百。漢位兼倍。歷茲以降。游惰實繁。若閑冗舉。棄則橫議無已。冕笏不澄。則坐談彌積。何則可修。善詳其對。

又問。昔者賢牧分陝。良守共治。下邑必樹其風。一鄉可以爲績。至有旦撫鳴琴。日置醇酒。文而無害。嚴而不殘。故能出人於陸危之域。躋俗於仁壽之地。是以賈誼有言。天下之有惡吏之罪也。頃深汰珪符。妙簡銅墨。而春雉未馴。秋螟不散。入在朕前。湊其智略。出連城守。闕爾無聞。豈薪樵之道未弘。爲網羅之目尙簡。悉意正辭。無侵執事。

又問。朕聞上智利民。不述於禮。大賢疆國。罔圖惟舊。豈非療飢不期於鼎食。拯溺無待於規行。是以三王異道而共昌。五霸殊風而並烈。今農戰不修。文儒是競。棄本殉末。厥弊滋多。昔宋臣以禮樂爲殘賊。漢主比文章於鄭衛。豈欲非聖無法。將以旣道而權。今欲專士女於耕桑。習鄉閭以弓騎。五都復而事庠序。四民富而歸文學。其道奚若。爾無面從。

又問。自晉氏不綱。關河蕩析。宋人失馭。淮汴崩離。朕思念舊民。永言攸濟。故選將開邊。勞來安集。加以納款通和。布德脩禮。歌皇華而遣使。賦膏雨而懷賓。所以關洛動南望之懷。獯夷遽北歸之念。夫危葉畏風。驚禽易落。無待干戈。聊用辭辯。片言而求三輔。一說而定五州。斯路何階。人誰或可。進謀誦志。以沃朕心。

天監三年策秀才文三首 任 昉

問。秀才。朕長驅樊鄧。直指商郊。因藉時來。乘此曆運。當辰永念。猶懷愬德。何者。百王之弊。齊季斯甚。衣冠禮樂。掃地無餘。斲雕剗方。經綸草昧。採三王之禮。冠履粗分。因六代之樂。宮判始辨。而百度草創。倉廩未

實。若終畝不稅。則國用靡資。百姓不足。則惻隱深慮。每時入芻蕘。歲課田租。愀然疚懷。如憐赤子。今欲使朕無滿堂之念。民有家給之饒。漸登九年之畜。稍去關市之賦。子大夫當此三道。利用資王。斯理何從。佇聞良說。

問。朕本自諸生。弱齡有志。閉戶自精。開卷獨得。九流七略。頗常觀覽。六藝百家。庶非牆面。雖一日萬機。早朝晏罷。聽覽之暇。三餘靡失。上之化下。草偃風從。惟此虛寡。弗能動俗。昔紫衣賤服。猶化齊風。長纓鄙好。且變鄙俗。雖德慚往賢。業優前事。且夫搢紳道行。祿利然也。朕傾心駿骨。非懼真龍。輜駟青紫。如拾地芥。而惰游廢業。十室而九。鳴鳥蔑聞。子衿不作。弘獎之路。斯旣然矣。猶其寂寞。應有良規。

問。朕立諫鼓。設謗木。於茲三年矣。比雖輻湊。闕下多非政要。日伏青蒲。罕能切直。將齊季多諱。風流遂往。將謂朕空然慕古。虛受弗弘。然自君臨萬寓。介在民上。何嘗以一言失旨。轉徙朔方。睚眦有違。論輸左校。而使直臣杜口。忠讜路絕。將恐弘長之道。別有未周。悉意以陳。極言無隱。

進士策問十三首 韓愈

問。書稱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以至於庶人。龜筮考其從違。以審吉凶。則是聖人之舉事。興爲無不與人共之者也。於易則又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而春秋亦有譏漏言之詞。如是。則又似不與人共之而獨運者。書與易春秋經也。聖人於是乎盡其心焉耳矣。其文相戾。悖如此。欲人之無疑。不可得已。是二說者。其信有是非乎。抑所指各殊。而學者不之能察也。諒非深考古訓。讀聖人之書者。其何能辨之。此固吾子之所宜無讓者。願承教焉。

問古之人有云夏之政尙忠殷之政尙敬而周之政尙文是三者相循環終始若五行之與四時焉原其所以爲心皆非故立殊而求異也各適於時救其弊而已矣夏殷之書存者可見矣至周之典籍咸在考其文章其所尙若不相遠然焉所謂二者之異云乎抑其道深微不可究與將其詞隱而難知也不然則是說爲謬矣周之後秦漢蜀吳魏晉之興與霸亦有尙乎無也觀其所爲其亦有意云爾循環之說安在吾子其無所隱焉

問夫子之序帝王之書而繫以秦魯及次列國之風而宋魯獨稱頌焉秦穆之德不踰於二霸宋魯之君不賢乎齊晉其位等其德同升黜取捨如是之相遠亦將有由乎願聞所以辨之之說

問夫子旣沒聖人之道不明蓋有楊墨者始侵而亂之其時天下咸化而從焉孟子辭而闢之則旣廓如也今其書尙有存者其道可推而知不可乎其守者何事其不合於道者幾何孟子之所以辭而闢之者何說今之學者有學於彼者乎有近於彼者乎其已無傳乎其無乃化而不自知乎其無傳也則善矣如其尙在將何以救之乎諸生學聖人之道必有能言是者其無所爲讓

問所貴乎道者不以其便於人而得於己乎當周之衰管夷吾以其君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戎狄以微京師以尊四海之內無不受其賜者天下諸侯奔走其政令之不暇而誰與爲敵此豈非便於人而得於己乎秦用商君之法人以富國以強諸侯不敢抗及七君而天下爲秦使天下爲秦者商君也而後代之稱道者咸羞言管商氏何哉庸非求其名而不責其實歟願與諸生論之無惑於舊說

問夫子之言盡各言爾志又曰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今之舉者不本於鄉不序於庠一

朝而羣至乎有司。有司之不之知也。宜矣。今將自州縣始。請各誦所懷。聊以觀諸生之志。死者可作。其誰與歸。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敢問諸生之所事。而友者爲誰乎。所謂賢而仁者。其事如何哉。言及之而不言。亦君子之所不爲也。

問。春秋之時。百有餘國。皆有大夫士。詳於傳者。無國無賢人焉。其餘皆足以充其位。不聞有無其人而闕其官者。春秋之後。其書尤詳。以至於吳蜀魏下及晉氏之亂。國分如錙銖。讀其書。亦皆有人焉。今天下九州四海。其爲土地大矣。國家之舉士。內有明經進士。外有方維大臣之薦。其餘以門地勳力進者。又有倍於是。其爲門戶多矣。而自御史臺尙書省。以至於中書門下省。咸不足其官。豈今之人不及於古之人邪。何求而不得也。夫子之言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誠得忠信如聖人者。而委之以大臣宰相之事。有不可乎。況於百執事之微者哉。古之十室。必有任宰相大臣者。今之天下。而不足士大夫於朝。其亦有說乎。

問。夫子曰。潔淨精微。易教也。今習其書。不識四者之所謂。盡舉其義而陳其數焉。

問。易之說曰。乾健也。今考乾之爻。在初者曰潛龍勿用。在三者曰夕惕若厲。无咎。在四者亦曰无咎。在上曰有悔。卦六位。一勿用。二苟得无咎。一有悔。安在其爲健乎。又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乾之四位。旣不爲易矣。坤之爻。又曰龍戰於野。戰之於事。其足爲簡乎。易六經也。學者之所宜用心。願施其詞。陳其義焉。問。人之仰而生者。穀帛。穀帛豐無飢寒之患。然後可以行之於仁義之途。措之於安平之地。此愚智所同識也。今天下穀愈多而帛愈賤。人愈困者。何也。耕者不多而穀有餘。蠶者不多而帛有餘。有餘宜足而反

不足。此其故又何也。將以救之。其說如何。

問。夫子言堯舜垂衣裳而天下理。又曰。無爲而理者。其舜也歟。書之說堯曰。親九族。又曰。平章百姓。又曰。協和萬邦。又曰。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又曰。洪水懷山襄陵。下人其咨。夫親九族。平百姓。和萬邦。則天道授人時。愁水禍。非無事也。而其言曰。垂衣裳而天下理者何也。於舜則曰。慎五典。又曰。敝百揆。又曰。賓四門。又曰。齊七政。又曰。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又曰。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五載一巡狩。又曰。分十二州。封山濬川。恤五刑。典三禮。彰施五色。出納五言。嗚呼。其何勤且煩如是。而其言曰。無爲而理者何也。將亦有深辭隱義。不可曉邪。抑其年代已遠。失其傳邪。二三子其辨焉。

問。古之學者必有師。所以通其業。成就其道德者也。由漢氏以來。師道日微。然猶時有授經傳業者。及於今。則無聞矣。德行若顏回。言語若子貢。政事若子路。文學若子游。猶且有師。非獨如此。雖孔子亦有師。問禮於老聃。問樂於萇弘。是也。今之人不及孔子。顏回遠矣。而且無師。然其不聞有業不通。而道德不成者何也。

問。食粟衣帛。服仁行義。以俟死者。二帝三王之所守。聖人未之有改焉者也。今之說者。有神仙不死之道。不食粟。不衣帛。薄仁義。以爲不足爲。是誠何道邪。聖人之於人。猶父母之於子。有其道而不以教之。不仁其道。雖有而未之知。不智。仁與智且不能。又烏足爲聖人乎。不然。則說神仙者妄矣。

策問七首 歐陽修

問。禮樂治民之具也。王者之愛養斯民。其於教導之方。甚勤而備。故禮防民之欲也。周樂成民之俗也。厚。

苟不由焉。則賞不足勸善。刑不足禁非。而政不成。大宋之興八十餘歲。明天子仁聖。思致民太平久矣。而天下之廣。元元之衆。州縣之吏。奉法守職。不暇其他。使愚民目不識俎豆。耳不聞弦歌。民俗頑鄙。刑獄不衰。而吏無任責。夫先王之遺文具在。凡歲時吉凶聚會。考古禮樂。可施民間者。其別有幾。順民便事。可行於今者。有幾。行之固有次第。其所當先者。又有幾。禮樂興而後臻於富庶。歟。將既富而後教之。歟。夫政緩而迂。鮮近事實。教不以漸。則或戾民。欲其不迂而政易成。有漸而民不戾者。其術何云。儒者之於禮樂。不徒誦其文。必能通其用。不獨學於古。必將施於今。願悉陳之。無讓。

問六經者。先王之治具。而後世之取法也。書載上古春秋紀事。詩以微言感刺。易道隱而深矣。其切於世者。禮與樂也。自秦之焚書。六經盡矣。至漢出者。皆其殘脫顛倒。或傳之老師昏耄之說。或取之冢墓屋壁之間。是以學者不明。異說紛起。況乎周禮。其出最後。然其爲書備矣。其天地萬物之統制。禮作樂。建國君民。養生事死。禁非道善。所以爲治之法。皆有條理。三代之政美矣。而周之治迹。所以比二代而尤詳。見於後世者。周禮著之故也。然漢武以爲瀆亂不驗之書。何休亦云。六國陰謀之說。何也。然今考之。實有可疑者。夫內設公卿大夫士。下至府史胥徒。以相副貳。外分九服。建五等。差尊卑。以相統理。此周禮之大略也。而六官之屬。略見於經者。五萬餘人。而里閭縣鄙之長。軍師卒伍之徒。不與焉。王畿千里之地。爲田幾井。容民幾家。王官王族之國邑。幾數。民之貢賦。幾何。而又容五萬人者。於其間。其人耕而賦乎。如其不耕而賦。則何以給之。夫爲治者。故若是之煩乎。此其一可疑者也。秦既誹古。盡去古制。自漢以後。帝王稱號。官府制度。皆襲秦故。以至於今。雖有因有革。然大抵皆秦制也。未嘗有意於周禮者。豈其體大而難行乎。其

果不可行乎。夫立法垂制。將以遺後也。使難行而萬世莫能行。與不可行等爾。然則反秦制之不若也。脫有行者亦莫能興。或因此取亂。王莽後周是也。則其不可用決矣。此又可疑也。然其祭祀衣服車旗似有可採者。豈所謂郁郁之文乎。三代之治。其要如何。周禮之經。其失安在。宜於今者。其理安從。其悉陳無隱。問古者爲治有繁簡。其施於民也有淺深。各適其宜而已。三代之盛時。地方萬里。而王所自治者千里而已。其餘以建諸侯。至於禮樂刑政。頒其大法而使守之。則其大體蓋簡如此。諸侯大小國蓋數千。必各立都邑。建宗廟。卿士大夫朝聘祭祀。訓農練卒。居民度土。自一夫以上。皆有法制。則其於衆務何其繁也。今自京師至於海隅。徼障一尉卒之職。必命於朝。政之大小。皆自朝出。州縣之吏。奉行而已。是舉天下皆所自治。其於大體則爲繁矣。其州縣大小邑閭田井。訓農練卒。一夫以上。略無制度。其於衆務何其忽而簡也。夫禮以治民。而樂以和之。德義仁恩。長養涵澤。此三代之所以深於民者也。政以一民。刑以防之。此其淺者爾。今自宰相至於州縣。之有司。莫不行文書治吏事。其急在於督賦斂。斷獄訟而已。此特淺者爾。禮樂仁義。吏不知所以爲。而欲望民之被其教。其可得乎。夫治大以簡。則力有餘。治小以繁。則事不遺。制民以淺。則防其僻。漸泯以深。則化可成。此三代之所治也。今一切悖古。簡其當繁。繁其可簡。務其淺而忽其深。故爲國百年。而仁政未成。生民未厚者。以此也。然若欲使國體大小適繁簡之宜。政事弛張盡淺深之術。諸侯井田不可卒復。施於今者何宜。禮樂刑政不可卒成。用於今者何便。悖古之失。其原因何自。修復之方。其術何始。迹治亂通古今。子大夫之識也。其悉心以陳焉。

問三王之治。損益不同。而制度文章。惟周爲大備。周禮之制。設六官以治萬民。而百事理。夫公卿之任重。

矣。若乃祭祀天地，日月宗廟社稷，四郊明堂之類，天子大臣所躬親者，一歲之間有幾？又有巡狩朝會，田射耕饗，凡大事之舉，一歲之間又有幾？而爲其民者，亦有畋獵學校射鄉飲酒，凡大聚會，一歲之間有幾？又有州黨族官歲時月朔春秋酺禁詢事讀法，一歲之間又有幾？其齋戒供給，期召奔走，廢日幾何？由是而言，疑其官不得安其府，民不得安其居，亦何暇修政事治生業乎？何其煩之若是也！然說者謂周用此以致太平，豈朝廷禮樂文物，萬民富庶愷悌，必如是之勤且詳，然後可以致之歟？後世苟簡不能備舉，故其未能及於三代之盛歟？然爲治者果若是之勞乎？用之於今，果安焉而不倦乎？抑其設施有法，而第弗深考之歟？諸君子爲言之。

問：孟子以謂井田不均，則穀祿不平，經界既正，而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故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蓋三代井田之法也。自周衰迄今，田制廢而不復者，千有餘歲。凡爲天下國家者，其善治之迹雖不同，而其文章制度禮樂刑政，未嘗不法三代。而於井田之制，獨廢而不取，豈其不可用乎？豈憚其難而不爲乎？然亦不害其爲治也。仁政果始於經界乎？不可用與難爲者，果萬世之通法乎？王莽嘗依古制，更名田矣。而天下之人，愁苦怨叛，卒共起而亡之。莽之惡加于人者，雖非一，而更田之制，當時民特爲不便也。嗚呼！孟子之所先者，後世皆不用而治，用之而民特愁苦怨叛，以爲不便，則孟子謂仁政可乎？記曰：異世殊時，不相沿襲。書又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書傳之言，其戾如此，而孰從乎？孟子世之所師也，豈其泥於古而不通於後世乎？豈其所謂迂闊者乎？不然，將有說也。自三代之後，有天下莫盛漢唐。漢唐之治，視三代何如？其民田之制，稅賦之差，又何如其可施於今者？又何如其皆願聞其詳也。

問。爲政者徇名乎。襲迹乎。三代之名正名也。其迹治迹也。所謂名者萬世之法也。迹者萬世之制也。正名立制。言順事成。然後因名迹以考實。而其文章事物。粲然其無不備矣。可謂盛哉。董仲舒以謂三代質文。有改制之名。而無變道之實者。是也。自秦肆其虐。滅棄古典。然後三代之名與迹。皆變易而喪其實。豈所謂變其道者邪。然自秦迄今。千有餘歲。或治或亂。其廢興長短之勢。各由其人爲之而已。其襲秦之名。不可改也。三代之迹。不可復也。豈其理之自然歟。豈三代之制。止於三代。而不可施於後世歟。王莽求其迹。而復井田。宇文求其名。而復六官。二者固昏亂敗亡之國也。然則孔子言爲政必也正名。孟子言爲政必始經界。豈虛言哉。然自秦以來。治世之主。幾乎三代之者。唐太宗而已。其名迹固未嘗三代之一二。而其治則幾乎三王。豈所謂名迹者。非此之謂歟。豈遺名與迹。而直考其實歟。豈孔子之所謂者。有背。而學者弗深考之歟。其酌古今之宜。與其同異者。以對。

問。古之取士者。上下交相待以成其美。今之取士者。上下交相害。欲濟于事。可乎。古之士教養有素。而進取有漸。上之禮其下者厚。故下之自守者重。上非厚禮。不能以得士。士非自重。不能以見禮於上。故有國者。設爵祿車服禮樂于朝。以待其下。爲士者。修仁義忠信孝悌於家。以待其上。設於朝者。知下之能副其待。則愈厚。居下者。知上之不薄於己。故愈重。此豈不交相成其美歟。後世之士。則反是。上之待其下也。以謂干利而進爾。雖有爵祿之設。而日爲之防。以革進之濫者。下之視其上也。以謂雖自重。上孰我知。不自進。則不能以達。由是上之待其下也益薄。下之自守也益不重。而輕嗚呼。居上者欲得其人。在下者欲行其道。其可得邪。原夫三代取士之制。如何。漢魏迨今。其變制又如何。宜歷道其詳也。制失其本。欲其反古。

當自何始。今之士皆學古通經。稍知自重矣。而上之所以禮之者。未加厚也。噫。由上之厚。然後致下之自重。歟。必下之自重。然後上禮之厚。歟。二者兩不爲之先。其勢亦奚由而合也。宜具陳其本末。與其可施于今者以對。

省試策問一首 蘇軾

問。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君子之至於斯也。亦可謂用力省而成功博矣。陛下嗣位于今年。未言而民信之。無爲而天助之。雖羣臣有司。不足以識知盛德之所在。然竊意其萬一殆專以仁孝禮義好生納諫治天下也。子大夫生於此時。而又以德行道藝賓興於庭。將必有意於孟子之言。正君而國定。願聞所謂一言而興邦。修身而天下服者。堯舜尙矣。學者無所復議。自漢以來。道德純備。未有如文帝也。今考其行事。而可疑者三。上林令吏之不才。而虎圈畜夫才之過人者也。才者遺而不錄。不才者置而不問。則事之不廢壞者有幾。然則兵偃刑措。何從而致之。南越不臣。寵以使者。吳王不朝。賜以几杖。此與唐之陵夷。藩鎮自立。以邀旄鉞者何異。不幾於姑息苟簡之政歟。傳曰。三王臣主俱賢。五霸不及其臣。文帝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既見不如也。文帝豈霸者歟。帝自以爲不如。而魏文帝乃以爲過之。此又何也。抑過之爲賢歟。將自謂不如爲賢歟。漢文所以爲文。殆以是三者。而可疑如此。願與子大夫論之。以待上問而發焉。

策問十三首 歸有光

問。我太祖高皇帝自始初建國。庶事草創。卽命世子以師事宋濂。又選國子生國琦王璞等。侍太子讀書。

禁中其後大本堂之建。制度文物盛矣。而對詹同等。議東宮官欲用勳德老成之士。於時羣臣當其選者。可得而言歟。至於皇太子侍圓丘。侍文華殿。侍文樓。無時而不致其訓戒。太祖之留意國本如此。列聖御極。其所以設教置屬。果能盡得聖祖之意否。聖天子慈愛隆至。近日廷臣出閣之請。尚以皇太子年齡未許。夫明堂保傅之篇。莫不在於蚤諭教與選左右。所謂少成若天性。尤今日之所當急也。卽舉出閣之儀。而今之東宮官屬。與講讀儀注。果足以爲盡諭教之法歟。昔賈生少年常爲文帝陳之。此亦爾諸生今日之所當知者。言之毋讓。

問我太祖高皇帝再造區宇。創業之初。經綸萬務。若不遑給。而紛紛著作。上追典謨。以遺聖子神孫者。龍圖延英之所。不啻富矣。姑舉一二。爲諸士子言之。嘗以祭祀爲國大事。念慮之間。儆戒或怠。無以昭神明。命禮官及儒臣編存心錄。又將饗太廟。致齋武英殿。命東閣大學士吳沉等輯精誠錄。曰存心曰精誠。聖祖所以嚴事上帝神明者至矣。其大旨與其條目。可舉而言歟。夫以我太祖之於祭祀如此。其於深宮之居。褻近之御。肯少肆耶。蓋卽其對越神明之心也。自古帝王著作多矣。以儒者之學。接堯舜禹湯文武之統。此所以亙千古而莫及也。二書實今日經筵勸講之所宜先者。諸士子莊誦久矣。宜敬陳之。

問邇者洪水爲沴。四方奏報日聞。詔令所在賑貸。德意至厚也。夫先王九年之積。今日不可冀矣。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亦有可酌而行之歟。管子書云。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贖人之無糧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以救人之困。夫聖人居至高之位。乃能軫念人之無糧賣子者。則當時之民。其必不至於死也。呂成公有言。天下古今不同。古人可行之法。皆已施用。今但舉而措之耳。試

舉前代之救荒。宜於今者有幾。其若堯湯之世。能念人之無糴。賣子者否。昔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飢用不足。有若告以盍徹乎。夫飢而用不足。而告之以徹。尤今世之所謂迂者也。然散利薄征。實荒政之首務。徒散利而不薄征。又不若不散之愈矣。今議賑貸。未嘗不行。而曰免民田租。則動以國計爲言。然則必使百姓受其實惠。以不負我聖天子哀愍元元之意。如何而可。

問孔子贊易自庖羲氏。刪書自帝堯。此以前未之及也。雖好奇如司馬子長。亦斷自黃帝以爲史記。然圖緯所載。世猶傳之。秦皇九皇之稱。或亦見於史記。管子謂古封泰山七十二家。春秋緯有十紀之名。其亦可信歟。或謂古有渾沌氏。蓋天地之始。生如屈子天問。淮南子所稱多僂佷。然皆無有及於此者。至如豸韋冉相容成之號。又何所徵歟。孔子稱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又論十三卦制器尙象之始。則上古有天地。其漸有帝王。固理之必然者。而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當孔子時。前古之書。猶有存者。何孔子皆棄而不錄歟。宋司馬溫公爲資治通鑑。而道原劉氏。與溫公深相契合。然通鑑不敢續獲麟。劉氏作外紀。乃始於盤古氏。何也。以諸君於書院中方讀外紀。試相與論之。

問孔子之在當時。人皆知其爲聖。魯三桓蓋僭竊之尤者。而孟僖子臨歿。使其子師事孔子。季桓子病。輦而視魯城。歎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得罪孔子。故不興也。嘗讀其言而悲之。然晏嬰子西。號爲春秋賢大夫。當是時。齊楚之君。欲裂地以封孔子。而子西沮之。不遺餘力。何也。子西猶知以孔子爲聖人。特自安於僭陋耳。若晏子肆爲詆譏。何其無忌憚也。其後司馬氏父子稱良史。猶祖述其餘論。以爲儒者不可用。至於後世。往往陽尊孔子。而實陰用老聃申韓之術。以治天下。晏子之論。何其流禍之遠也。蓋千載人心學。

術之辨在於此。願與諸子論之。

問。昔者孔子與其門人論學。其後七十子之徒。以此友教諸侯。而漢興六藝皆有名家。以師法相授受。更千百年而學者不廢也。至宋周子出。而河南二程子從之受業。同時有張子與二程並稱。以爲上接孔氏不傳之緒。至朱子又獨得程氏之正傳。則漢以來諸儒學者。固置之不足道也。然如程門高第弟子。謝楊呂游之徒。皆親有得於其師者。而朱子往往病其悖於師說。至其同時如陸子靜。其所造已極於高明。而鵝湖論辨。終不能有合。今之論學者。所以倍譎不相入。爲此也。夫道一而已矣。千古之人心不異也。何獨爲聖人之學者。直有此紛紛也。願聞諸儒之失。與朱子之所以獨得者。

問。程子答張子定性之書。以爲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其論至矣。然易傳解艮之辭。謂止於所不見。而外物不接。內欲不萌。則猶若張子之恐其累於外也。中庸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程子以爲才思卽是已發。不知戒慎恐懼。亦已涉於思否。呂氏求之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楊氏未發之時。以心驗之。則中之義自見。皆若有悖於程子之言。至於李愿中學於羅仲素。而知天下之大本。有在於是者。是卽得之楊氏者也。則呂楊之說。亦未易可訾矣。抑程子所謂內外兩忘。與外順虛緣。出怒不怒之言。何以辨。艮卦之傳。與息緣。反照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者。何以殊。才思卽已發。與可使如槁木死灰者。何以異。夫學者於佛老。皆知闢之矣。至吾儒心性之學。當不免與之相涉者。凡此皆諸君平日所當體驗。而析之於毫釐者。願聞其說。

問。劉向稱賈誼通達國體。古之伊管。未能遠過。又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才。雖伊呂無以加。孝文一代之賢。

主其始未嘗不深知誼。而卒爲東陽絳灌之徒所排。棄誼長沙。武帝始三策仲舒。乃以爲江都相。後亦見嫉於公孫弘。再相膠東。竟廢於家。昔人稱賢才之用舍。繫國家之治亂。誼雖不用。無損於文帝之治。武帝以汲長孺之廷爭。而上所傾向。乃在於弘。湯使仲舒列於九卿。其亦何所救乎。卽二子得君如伊呂。其果可以追三代之治乎。抑班固言誼之所陳。孝文略見施行。仲舒居家。朝廷有大議。使使者就問之。及武帝推明孔氏。罷黜百家。立學校官。舉茂才孝廉。皆仲舒發之。則二子於當時。蓋未爲不遇也。而誼乃至自傷。比於屈子之沈沙。而後世尤以仲舒不用爲武帝惜。何也。

問。先儒有言。士之品有三。有志於道德者。有志於功名者。有志於富貴者。今天下之人。大抵出於科目。夫志於富貴者。不足言矣。先朝講明道學。如吳康齋。輔相三朝。如楊文貞諸公。多不盡出於科目。今之所謂道德功業。非科目無稱焉。是果足以盡羅天下之才耶。然如二公者。求之科目。蓋少也。夫科目不足以盡天下之才。則天下之才。果何所在。豈士之不得於此。遂不能立德而著功名也。亦有謂科目敗壞天下人才。其果然歟。諸士子皆邑之俊彥。今茲來試。其所以自待者。於士之三品何居。願聞其志。

問。兵衆之所聚。必有行列。司馬法。軍旅什伍之數具矣。管夷吾作內政。所以輕於變古者何也。世言陣法。蓋本黃帝握奇。而公孫弘范蠡樂毅之說。果得其意歟。諸葛孔明演之爲八陣圖。後世惟晉馬隆。隋韓擒虎。甚明其說。李靖傳之。造六花陣。以變九軍之法。李筌配四政四奇之位於八卦。而裴緒新令。有九陣圖。其說可得而詳歟。孫子曰。紛紛紜紜。亂而不可亂。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兵之至妙。非陣莫能也。而筌又以爲兵者如水。水因地以制形。兵因敵而制勝。能與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則筌雖爲圖。而其說

乃又出於圖之外。固知兵者之所不可不究也。頗有聞焉。

問。古語云。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兵。將者三軍之司命也。人主求天下之士。而尤難於得將才。而兵法言論將之道。有所謂五才十過八徵。其求之可謂詳矣。又曰。將者智信仁勇嚴也。又曰。將之所慎者。曰理曰備。曰果。曰戒。曰約。其責之可謂全矣。然昔君臣之相遇。風雲感會。定分於俄頃。如湯之聘伊尹於莘野。文王之載尙父於渭濱。其果詳而求之歟。齊桓登管仲於車中。秦穆用百里奚於牛口。其果備而責之歟。古之人相遇如此之盛也。今天下膏病將才之難。然恐有之而不能得也。孔明不遇先主。終老於南陽而已。桓溫顧王猛而別求。所謂三秦豪傑者。豈豪傑之伏而不出。其坐此歟。抑雖終日與之居。而莫識其人也。請質之諸士子。以觀其所以自待者。

問。自戰國力政。而言兵者。始籍籍矣。其書大抵不出權謀形勢陰陽伎巧四種而已。而後世又有所謂三門者。何歟。夫兵者。不過以智鬪。智饒者勝。以力角力。力雄者強。宜無事乎至高之論也。今其書乃類言大道者。如所謂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又曰。精誠在乎神明。戰權在乎道之所極。又曰。神明之德。正靜其極。誠如其說。則古之爲將者。必聖人而可也。其果然乎。又謂度量數稱。則兵之法。何又本於六律也。至如荀卿子之議兵。呂覽之言簡選。淮南之敍兵略。諸士子亦能通其說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則兵者在於禮樂刑政。爲至粗者也。今能達於此說。則知兵之非至粗也。願聞其旨。

問。古今言兵者。莫過孫子。其書於兵之情變。無所不盡。後之用兵者。猶至方不能加矩。至圓不能加規矣。

嘗試舉其類。如司馬懿不取小利而斬文懿。此能而示之不能也。班超詭言散衆而降龜茲。此用而示之不用也。韓信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襲安邑。遠而示之近也。岑彭西擊山都而潛兵渡沔以收張楊。近而示之遠也。耿弇攻西安而拔臨淄。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也。鄧艾據洮城而困姜維。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也。徐晃飛矢而下韓範。拔人之城而非攻也。陶侃函紙而擒溫邵。屈人之兵而非戰也。若此之類。豈習其法而一一規合之歟。抑其書足以待無窮之變。而自不能出其範圍也。夫果人之巧妙。自與之合。則孫子之書亦可無用歟。驃騎將軍言。顧方略何如。不至學古兵法。其然乎。試爲我言之。

山東鄉試策問三首 姚 鼐

問古者立學釋菜。祀其國賢者爲先師。示學者取法前哲。從地近者始也。矧東土爲聖人父母之邦。名儒繼踵。多士仰慕師法。尤易興起者乎。春秋時若柳下惠。季文子。孟獻子之流。嘉言懿行。於傳述焉。多士宜誦習而考其醇駁矣。及孔子同時所交游者。大抵齊魯賢士。太史公旣稱孔子嚴事晏平仲矣。而又載晏子嘗沮尼谿之封。夫晏子賢者。而其言何謬乎。抑史所載有未信乎。劉向錄晏子於儒家。而柳宗元謂其書出於墨子之徒。又何說也。孔子之後。齊魯儒者各有著書。惜哉。今不盡傳。其篇目存亡可考者。凡幾。曾子之書。見存於大戴禮記者十篇。與論語中曾子之語。精粗奚若。孟子十一篇。今存者七篇。其餘軼說。尙可聞乎。荀子嘗爲齊稷下祭酒矣。古以孟荀同稱。然荀子乃詆子思。孟子爲非是。夫何悖哉。抑其言今多載於禮記。諸生能別出之。而論其當否。與漢初若魯申培。穆生白。生齊轅固。濟南伏生之屬。誠多賢者。其後若公孫宏。兒寬。韋賢。父子蕭望之。匡衡。孔光。皆齊魯之儒。皆致位公相矣。乃其人邪正優劣。則何如也。

鄭康成於東漢之末。興於高密。爲海內鉅儒。夫世言理學者。宗閩洛。而考證經義。詳博者。推漢儒。雖然。漢儒行事具在。將謂其第能博聞稽古。爲有功於經乎。抑有躬修實踐。誠無愧於儒者也。宋儒孫明復。石守道。最有重名。其人亦可與閩洛諸儒並論之否。方今皇上聖學日躋。繼古道統。崇經術。獎德行。所以興起教化。勸示儒林者至矣。諸生承聖朝之澤。而追鄉里之賢。尙友千古。考論辨說。所慨慕企仰者何如哉。願聞之以覘志趣焉。

問儒者之學非一端。而欲觀古人之迹。辨得失之林。必求諸史。爲史之家有數體。而欲統貫終始。言簡事該。其法必取諸編年。昔者孔子作春秋。爲編年家之所祖。筆削褒貶。學者述焉。然孟子曰。其文則史。左傳亦間稱其體爲禮經之舊。然則聖人所筆削者。殆無多與。自是之後。爲編年之史者。有荀悅漢紀。張璠袁宏後漢紀。習鑿齒漢晉春秋。干寶晉紀。孫盛晉陽秋。裴子野宋略之類。其書或傳或不傳。然昔人固有評之者。其槩可略聞。與宋司馬文正公以遷固以來。文字繁多。刪削冗長。舉其大要。作資治通鑑。觀其進書表。自謂抉摘幽隱。計校毫釐。則可謂盡善矣。乃若漢留侯之致四皓。唐莊宗之負囊史。稱豔今古。而何以不載。而雜家小說。若西京雜記。平剡錄之類。轉有採者何哉。其後朱子因之作綱目。其法益備。而義益精。第以門人編錄。或不免脫漏舛誤。諸生嘗盡讀而考論之乎。夫孔子序尙書。始於堯。太史公亦止紀五帝。溫公通鑑。託始於三晉。而劉恕外紀。獨上追盤古。夫恕固與溫公同修書者。而茲何其異也。其餘前編續編。續綱目等書。孰爲優劣。王應麟。胡三省爲通鑑注。尹起莘。劉友益爲綱目發明書法。其得失何如。揚子雲曰。子長多愛奇。愛奇史氏通病。豈獨子長哉。故審理論世。覈實去僞。而不爲古人所愚。善讀史者也。我

皇上聖學淵深。睿知首出。故御定通鑑綱目三編。及近奉御批通鑑輯覽。所取予進退。莫不歸於至當。譬之日月至明。幽隱必照。千載之遠。不能欺也。多士承聖訓而仰文明於史氏之學。必有能稱量是非。自據所見者。盡詳著於篇。

問。夏書紀九州。而各載其貢道。蓋以急惟正之供。謀轉輸之便。聖人所以安國而利民也。禹時九州之中。四州貢道。皆在今山東之境。或由濟漯。或由汶泗。皆達河以至帝畿。或謂徐州浮於淮泗。達於河。河乃荷字之誤。是何謂耶。自水道屢變。大河改流而南。而國家建都燕京。則天下糧運。皆由會通河以至太倉。而山東爲咽喉扼要之地。是其勢較古時爲尤重。夫運河北所行者漳水也。南所行者泇沂泗也。臨清以南。濟寧以北。則上下皆賴於汶水。昔人言汶水有五源別而流同。其詳可得聞與。明永樂中。尙書宋禮用白英策。築壩東平之戴邨。遏汶盡出南旺。分流南北。可謂巧於濟運矣。然旺地勢特高。故昔人謂去閘則南北分瀉一空。況天時不齊。或有旱竭。固其理也。然則預備之使無患運道者。宜以何術。周禮稻人以瀦蓄水。以防止水。考工記曰。善防者水淫之初。宋禮於汶上東平濟寧沛縣。竝湖地設水櫃斗門。櫃以蓄泉。門以洩漲。然水櫃在明時。已苦易淤。今固不免淤塞矣。夫豈乏善防之術。如周禮所云。逆地防不理。孫者乎。抑湖濱之民。或有侵占失其舊。而吏不之省乎。且唐時承縣有十三陂。以爲沃壤。嶧縣其故界也。今將舉湖陂之利。盡修復之內。美田疇。外資舟楫。其道何以籌之。至於濬淺置閘諸策。前人謀之詳。其在今日。尙有可議者與。夫通古今之謂儒。漕運經國之重務也。是以皇上旣嘗親蒞河隄。指示方略。至雨澤小有不時。必上軫宸慮。咨命河臣。毋敢怠忽。意至切矣。然則考稽川瀆。講求利病。幾一得以佐當世之用。亦儒

者事也。其各陳所見以爲當寧獻。

詔令類

誥上

大誥 蘇 綽

惟中興十有一年仲夏。庶邦百辟咸會於王庭。柱國秦洎羣公列將罔不來朝。時迺大稽百憲。敷於庶邦。用綏我王度。皇帝曰。昔堯命羲和。允釐百工。舜命九官。庶績咸熙。武丁命說克號高宗。時惟休哉。朕其欽若。格爾有位。胥暨我太祖之庭。朕將丕命汝以厥官。六月丁巳。皇帝朝格于大廟。凡厥具僚罔不在位。皇帝若曰。咨我元輔羣公。列將百辟。卿士庶尹。御事朕惟寅敷。祖宗之靈命。稽於先王之典訓。以大誥於爾在位。昔我太祖神皇肇膺明命。以創我皇基。烈祖景宗廓開四表。底定武功。暨乎文祖誕敷文德。龔惟武考。不實其舊。自時厥後。陵夷之弊。用興大難。於彼東丘。則我黎人咸墜塗炭。惟台一人。纘戎下武。夙應祗畏。若涉大川。罔識攸濟。是用稽於帝典。揆於王庭。拯我民瘼。惟彼哲王。示我彛訓。曰天生蒸民。罔克自乂。上帝降鑒。叡聖植元。后以乂之。惟時元后弗克獨乂。博求明德。命百辟羣吏以佐之。肆天之命辟。辟之命官。惟以卹民。弗惟逸念。辟惟元首。庶黎惟趾。股肱惟弼。上下一體。各勤攸司。茲用克臻於皇極。故其彛訓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迺乂。今台一人膺天之嘏。既陟元后。股肱百辟。又服我國家之命。罔不咸守厥職。嗟夫。后弗艱厥后。臣弗艱厥臣。於政何弗斃。嗚乎艱哉。凡爾在位。其敬聽命。皇帝若曰。柱國唯四海之不造。載繇二紀。天未絕我太祖列祖之命。用錫我以元輔。國家將墜。公惟棟梁。皇之弗極。公作相。百

揆僭度。公惟大錄。公其允文允武。克明克乂。迪七德。敷九功。戡暴除亂。下綏我蒼生。旁施於九土。若伊之在商。周之有呂。說之相丁。用保我無疆之祚。皇帝若曰。羣公太宰太尉司徒司空。惟公作朕鼎足。以弼乎朕躬。宰惟天官。克諧六職。尉惟司武。武在止戈。徒惟司衆。敬敷五教。空惟司土。利用厚生。惟時三事。若三階之在天。惟茲四輔。若四時之成歲。天工人其代。諸皇帝若曰。列將汝惟鷹揚。作朕爪牙。寇賊姦宄。蠻夷猾夏。汝徂征。綏之以惠。董之以威。刑期於無刑。萬邦咸寧。俾八表之內。莫違朕命。時汝功。皇帝若曰。庶邦列辟。汝惟守土。作民父母。民惟不勝其飢。故先王重農。不勝其寒。故先王貴女功。民之不率於孝慈。則骨肉之恩薄。弗惇於禮讓。則爭奪之萌生。於茲六物。實爲教本。嗚呼。爲上在寬。寬則民怠。齊之以禮。不剛不柔。稽極於道。皇帝若曰。卿士庶尹。凡百御事。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庶尹惟日。御事惟時。歲月日時。罔易其度。百憲咸貞。庶績其凝。嗚呼。惟若王官。陶鈞萬國。若天之有斗。斟元氣。酌陰陽。弗失其和。蒼生永賴。悖其序。萬物以傷。時惟艱哉。皇帝若曰。惟天地之道。一陰一陽。禮俗之變。一文一質。爰自三五。以迄於茲。匪惟相革。惟其救弊。匪惟相襲。惟其可久。惟我有魏。承乎周之末流。接秦漢遺弊。襲魏晉之華誕。五代澆風。因而未革。將以穆俗興化。庸可暨乎。嗟我公輔庶僚。列侯。朕惟否德。其一心力。祇慎厥艱。克遵前王之丕顯。休烈。弗敢怠荒。咨爾在位。亦協乎朕心。惇德允元。惟厥難是務。克捐厥華。卽厥實。背厥僞。崇厥誠。勿愆勿忘。一乎三代之彝典。歸於道德仁義。用保我祖宗之不命。荷天之休。克綏我萬方。永康我黎庶。戒之哉。戒之哉。朕言不再。柱國秦洎庶僚百辟。拜手稽首曰。竄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惟三五之王。率由此道。用臻於刑措。自時厥後。歷千載而未聞。惟帝念功。將反叔世。逖致於雍。庸錫降丕命於我羣臣。博哉王言。

非言之難。行之實難。罔不有初。鮮克有終。商書曰。終始惟一。德迺日新。惟帝敬厥始。慎厥終。以躋日新之德。則我羣臣。敢不夙夜對揚。休哉。惟茲大誼。未光於四表。以邁種德。俾九域幽遐。咸昭奉元后之明訓。率遷於道。永膺無疆之休。帝曰。欽哉。

詔令類

誥下

韓通贈中書令 劉 敞

易姓受命。王者所以徇至公。臨難不苟。人臣所以明大節。周故天平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韓通。定交霸府。委質前朝。荷戈共歷於艱貞。錫壤迭分於戎律。朕以三靈睠祐。百姓樂推。言念元勳。方疇異渥。蒼黃遇害。良用愴然。追升浴鳳之池。式表潛龍之舊。

王贄授殿中侍御史 王禹偁

故事。御史府三院。轉遷各有月限。考績之命。異於他官。國朝以來。不用此制。必因行慶。方得敘遷。其閒才行有聞。爲衆所譽者。不時而授。人以爲榮。具官王贄。本以懿文輔之通識。自登憲署。繼領詔條。潔己愛民。所在稱理。司漕運者。奏其課。執風憲者。舉其才。受代南康。陛見與語。宜從改秩。用以勸能。勉荷寵光。勿渝素履。

皇姪右衛大將軍岳州團練使宗實。可起復舊官。泰州防禦使知宗正寺 王安石

先王糾合宗族。而分職以治之。所以嚴宗廟也。宗廟嚴。則禮俗成。而天下治。其事豈可以輕哉。今朕選於

近屬以修宗正之官。亦先王治親之意也。以爾具官宗實。惠仁孝恭。忠信純篤。故遷厥位。以稱禦侮之實。而使任事焉。夫士之欲施於政。未有不學而能者。學所以修身也。身修則無不治矣。朕言維服。爾往懋哉。鮮于侁可太常少卿。蘇賦

奉常之職。非特以治郊廟之度。服器之數而已。國有大政事。大議論。必稽焉。昔魯秉周禮。齊不敢謀。而晏子太師。折衝於樽俎之間。國之典常。君臣之名分。上下守之。有死不易。則國安而民服。朕選建卿士。付之禮樂。意在於此。非我老成之人。學足以通古。才足以御今。智足以應變。彊足以守官。深於經術。達於人情。其孰宜之。詩不云乎。彼其之子。邦之司直。往修厥官。無斁朕命。

龍圖閣直學士朝議大夫御史中丞兼侍讀李常中大夫依前龍圖閣直學士御史中丞兼侍讀曾肇。有位而無官守。有祿而無事責。此階散所以無常員也。然必積日累年。不罹罪悔。有司銖寸校量。應格。然後一遷。亦已艱矣。具官李常。閎裕而靖深。溫恭而諒直。秉義陪朕。朝夕有恪。蓋直延閣。長憲臺。侍經席。皆儒學之華選。仕進之要地也。人處其一。以爲寵榮。爾今兼之。其任重矣。茲又因其歲成。進秩二等。往服朕命。職思其憂。

蔣之奇寶文閣侍制曾肇

三聖圖書。萃在延閣。儒學之士。列職其中。諷議討論。維時妙選。雖身在江海之上。而名近日月之光。則世以爲榮。任亦加重。具官蔣之奇。富以辭藝。博知古今。臺閣踐更。號爲久次。眷予南服。付以列城。屬愚民弄兵。騷動嶺表。武夫利賞。賊殺善民。而爾應接經營。多中機會。有罪就戮。無辜獲申。載嘉汝能。宜用褒顯。進

于侍從之列。不改師帥之舊。使遠人觀望。益加二千石之尊。爲汝之光。不旣多乎。

金章宗參知政事李蹊授左丞誥 趙秉文

君不借才于異代。所資者當世之賢豪。天將降任于是人。必付以大賢之事業。朕以寡昧。獲紹基圖。念祖宗開創之艱。思社稷久長之計。而四郊多壘。羣生未寧。提封未入於版圖。陵寢尙霑于霜露。中夜以歎。茲心靡遑。期得英偉絕俗之才。以濟險阻非常之運。疇若予采。今得其人。具位李蹊。器識邁倫。才猷經世。以大雅飭吏事。以術業贊廟謀。比長外臺。辭宣之政事已試。召還中省。張鎬之籌策甚良。是用貳我機衡。進之丞轄。於戲。承平之世。中庸談笑而有餘。多難之時。賢哲馳騖而不足。身濟大業。力恢中原。幸得遭時。其任以天下之重。毋以有己。或負于人主之知。勉盡乃心。以稱朕意。可改授尙書左丞。兼修國史。加上柱國。餘如故。

詔令類

告詞

國子博士告詞 范成大

勅左宣義郎國子博士邱密等。奉常禮樂之司。成均教養之地。號爲博士。非若他官。正繫名儒。始稱清選。爾密行藝傑出。氣養以剛。爾萬里詞萃蔚然。思覃于古。俱以可大之業。際夫有爲之時。歲當郊禋。方欲刺六經而作王制。士樂絃誦。要能本三代以明人倫。各勉厥修。毋負此學。可依前件。

將作少監告詞 王淮

勅左奉議郎守太常丞楊萬里等。昔漢宣帝練羣臣核名實。于時技巧器械。自元成間。鮮及其精。于中興有助焉。朕以敦樸先天下。設監置貳。奉郊廟。嚴武備。外固無所事。必擇人而授者。蓋養質望以待用耳。惟爾萬里古學精深。巍然多士之秀。爾元鼎文才超邁。出于衆俊之表。肆膺并命。往司少事。辨其物之良窳。稽其土之衆寡。務爲稱職。朕將汝觀。可依前件。

卷二十四

詔令類

制

漢武帝策賢良制

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無窮。而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遑康寧。永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闕。故廣延四方之豪雋。郡國諸侯公選賢良。修潔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子大夫褒然爲舉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于韶。於周莫盛于勺。聖王已沒。鍾鼓箎絃之聲未衰。而大道微闕。陵夷至虐。桀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途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衆。然猶不能反。日以仆滅。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諄繆而失其統與。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于大衰而後息與。烏虜凡所爲。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

天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姦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修何飾。而膏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澤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祐。享鬼神之靈。德澤洋溢。施虐方外。延及羣生。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聞高誼之日久矣。其明以諭朕。科別其條。勿猥勿并。取之于術。慎其所出。迺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枉于執事。書之不泄。興于朕躬。毋悼後害。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

漢武帝復策賢良制

蓋聞虞舜之時。游於巖廊之上。垂拱無爲。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而宇內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逸勞之殊也。蓋儉者不造。玄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陳於庭。而頌聲興。夫帝王之道。豈異指哉。或曰。良玉不瑑。又云。非文亡以輔德。二端異焉。般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成康不式。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死者甚衆。刑者相望。耗矣哀哉。烏康。朕夙寤晨興。惟前帝王之憲。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業。皆在力本任賢。今朕親耕籍田。以爲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廉恥質亂。賢不肖渾殺。未得其真。故詳延特起之士。意庶幾乎。今子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而不同。考之于今而難行。毋迺牽于文繁。而不得騁與。將所由異術。所聞殊方。與各悉對著于篇。毋諱有司。明其指略。切磋商究之。以稱朕意。

漢武帝復策賢良制

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于今。故朕垂問。庠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滅。寢明寢昌之道。虛心以改。今子大夫明於陰陽。所以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豈惑乎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復之。詩不云。虓爾君子。毋恆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朕將親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

與元元年命李晟制 陸贊

周之元老。以分陝爲重。漢之丞相。以憂邊見稱。故方嶽克寧。疆場不聳。安人保大。致理之端。今所以重煩上台。作鎮西土。奉天定難。功臣司徒兼中書令合川郡王李晟。勵精剛之操。體博厚之德。適時通變。而大節不奪。虛受廣納。而獨斷自明。奉法以律身。推功以及下。衆無犯命。人用樂推。懷德畏威。令行禁止。誓率帥於危疑之際。駐孤軍於板蕩之中。氣凌風雲。誠動天地。一鼓而兇徒折北。再駕而京邑廓清。師皆如歸。人不知戰。載安社稷。功格皇天。而明識秉彝。清風激俗。雅尚恬曠。攜謙有光。朕以汧隴近郊。扶風右地。川阜連亘。抵於回中。限界諸夷。藩屏王室。所屬誠重。付之元臣。兼二將之甲兵。崇十連之統帥。宣威耀德。罷警息人。俾予仰成。時乃丕烈。可兼鳳翔尹。充鳳翔隴右節度度支營田觀察處置等使。仍充鳳翔隴右涇原節度兼管內諸軍及四鎮北庭行營兵馬副元帥。改封西平郡王。功臣本官兼官勳並如故。

唐武宗討劉稹制 李德裕

門下定天下者。致風俗於大同。安生人者。齊法度於畫一。雖晉之欒趙。家有舊勳。漢之韓黥。身爲佐命。至

於干紀亂律。罔不梟夷。禁暴除殘。古今大義。劉悟填居海岱。嘗列爪牙。屬師道阻兵。六師問罪。三面開網。一境離心。乘此危機。遂能歸命。憲宗嘉其誠款。授以南燕。穆宗待以腹心。委之上黨。招致死士。固護一方。逮於末年。已虧臣節。劉從諫生稟戾氣。動扇剛風。因跋扈之資。以專封壤。恃紀綱之律。以逞驕恣。暫展執珪之儀。終無上綬之請。隙駒爲樂。魏豹姑務於絕河。井蛙自居。孫述頗聞於巴蜀。大受亡命。妄作妖言。中訶朝廷。潛圖左道。輒謀動戎帥。屢奏陰謀。顧苕卵之可矜。豈泉魚之是察。暨乎沉痾。曾靡哀鳴。猶駐將盡之魂。恣行邪僻之志。罔惑舊校。樹立狡童。中使挾醫。莫覩其朝服。近臣銜命。不入於壘門。逆節甚明。人神共棄。其贈官及先授官爵。并劉稹在身官。並宜削奪。成德軍節度使王元逵。魏博節度使何弘敬。或連姻王室。或任重藩維。懇陳一志之誠。願揚九伐之命。吳漢任職。受詔而初無辦嚴。卜式朴忠。未戰而義形於內。況成德軍嘗以驍騎橫衝。首破朱滔。戰勢方酣。再反魯陽之日。鼓音不息。三周不注之山。魏博軍亦以大旆涉河。竟殲師道。建十二郡之旗鼓。以列降人。削六十年之厲階。盡歸王化。士賈餘勇。軍有雄名。必能稟鄴侯之指蹤。成葛亮之心伐。咨汝二帥。朕尤注懷。元逵守本官。充北面招討澤潞使。弘敬守本官。充東面招討澤潞使。潞府曩者烈祖在藩。先天啓聖。符瑞昭晰。績事煥於泗亭。鑾輅巡游。金石烈於代邸。實爲可封之俗。久爲仁壽之鄉。艱難以來。頗著誠節。必非同惡。咸許自新。其昭義軍舊將士及百姓等。如保初心。並赦而不問。昭義軍舊大將等。如能舍逆效順。以州郡兵衆歸降者。必厚加封賞。如能擒送劉稹者。別授土地。以振勳庸。其村鄉百姓。如所在團結歸順者。亦加爵賞。劉悟下鄆州舊將校子孫。及劉從諫近招致將士等。喻以善道。宜聽朕言。凡秉義立名。須明大順。未有忠於所奉。上悖君親。昔卻至有言。受君之祿。

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罪孰大焉。田橫能得士心。人多致命。伏於海島。莫敢猖狂。及漢高召之。奔走向闕。唯慕殉以成仁。不相挺而作亂。歿延殊寵。光顯令名。爾等既有義心。宜思改悔。如能感喻。劉楨束身歸朝。必當待之如初。特與洗雪。爾等舊校亦並甄酬。仍委夷行。劉沔茂元各務進兵。同力攻討。其諸道進軍。並不得焚燒廬舍。發掘丘墓。擒執百姓以爲俘囚。桑麻田苗皆許本戶爲主。罪止元惡。務安生靈。於戲。藩維大臣抗疏於外。髦雋舊老。昌言於朝。戒朕以祖宗之法。不可私一族。刑賞之柄。所以正萬邦。宜用甲兵。陳於原野。雖朕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詢自僉謀。諒非獲已。布告中外。明體朕懷。主者施行。

除文彥博判大名府制 歐陽修

朕惟將相之崇資。是爲文武之極選。隆其名器。所以重朝廷。列于蕃宣。所以屏王室。矧乃居留之任。必屬老成之人。爰擇剛辰。敷告有位。具官文彥博。器闕而厚。識粹而明。學得其方。通古今而知要。才周於物。適大小以惟宜。自奮發於聲猷。早更揚於中外。居則參裨乎國論。出則宣暢乎皇威。兩踐台司。首當柄用。賢愚式序。舉百職以咸修。綱紀甚明。贊萬幾而至悉。自懇避鈞衡之任。出司管鑰之嚴。逮此逾時。蔚然休問。眷言邦哲。實簡予衷。是用更其擁節之榮。委以別京之重。勁兵所宿。是資總制之權。雅俗惟淳。兼賴撫綏之政。於戲。與國同體。是謂股肱之良。惟民具瞻。方隆師尹之望。顧我舊德。豈煩訓辭。往其欽哉。祇服休命。韓琦加恩制 王安石

朕祇率舊章。肇稱吉禮。對越天地。具獲靈明之歆。相維公卿。並膺休顯之賜。其孚大號。以寵元勳。推誠保德。崇仁守正。協恭贊治。亮節佐運。翌戴功臣。淮南節度揚州管内觀察處置營田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守

司徒檢校太師兼侍中行揚州大都府長史上柱國魏國公食邑一萬三千七百戶食實封五千戶韓琦躬受偉材出陪熙運保茲天子進無浮實之名正是國人退有願言之行開朝廷之兩社揉方域之萬邦辰猷具臧器寶加重中辭機軸之要外卽蕃屏之安衡統紘緹備三公服飾之盛囊兜戟纛兼大將威儀之多序績旣崇修方彌謹協成宗祈之禮豫有顯功之勞肆衍本封申加美稱於戲恩典徽數所以旌帝臣明德茂功所以獎王室往惟勵翼服此褒嘉

除呂公著守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制

蘇軾

仁莫大於求舊智莫良於用衆旣得天下之大老彼將安歸以至國人皆曰賢夫然後用今朕一舉仁智在焉宜告治朝以孚大號金紫光祿大夫守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上柱國東平郡開國公呂公著訐謨經遠精識造微非堯舜不談昔聞其語以社稷爲悅今見其心三年有成百揆時敘維乃烈考相于昭陵蓋清淨以寧民亦勞謙而得士凡我儀刑之老多其賓客之餘在武丁時雖莫追於前烈作召公考固無易於象賢而乃屢貢封章力求退避朕重失此三益之友而閔勞以萬幾之煩是用遷平土之司釋文昌之任毋廢議論時遊廟堂於戲大事雖咨於房喬非如晦莫能果斷重德無逾於郭令而裴度亦寄安危罔俾斯人專美唐世

除呂大防大中大夫守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制

蘇軾

朕聞天子有道其德不可得而名輔相有德其才不可得而見故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勳當時安榮後世稱頌予欲清心而省事不求智名與勇功天維顯思將啓承平之運民亦勞

止。願聞休息之期。眷予元臣。咸有一德。咨爾百辟。明聽朕言。中大夫守中書侍郎上柱國汲郡開國公。賜紫金魚袋。呂大防。造道淳深。受才宏毅。果藝以達。有孔門三子之風。直大而方。得坤爻六二之動。久踐右闕。蔚爲名臣。宜陞左輔之崇。兼綜東臺之務。加賦進秩。寵數益隆。得位與時。憂責彌重。於戲。若古有訓。無競維人。崔公建中之風。以除吏八百而致。裴垕元和之政。以薦士三十而能。惟公乃心。何遠之有。

除范純仁大中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制 蘇軾

朕惟朝廷之盛衰。常以輔相爲輕重。若根本彊固。精神折衝。故爲呂臣奉己而不在民。則晉文無復憂色。汲長孺直諫而守死節。則淮南爲之寢謀。朕思得其人。付之以政。使天下聞風而心服。則人主無爲而日尊。咨爾在廷。咸聽朕命。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上柱國高平縣開國伯。賜紫金魚袋。范純仁。器遠任重。才周識明。進如孟子之敬王。退若蕭生之憂國。朕覽觀仁祖之遺迹。永懷慶歷之元臣。強諫不忘。喜臧孫之有後。戎公是似。命召虎以來宣。雖兵政之與聞。疑遠猷之未究。坐論西省。進貳文昌。增秩益封。兼隆異數。於戲。時難得而易失。民難安而易危。予欲守在四夷。以汝爲偃兵之姚宋。予欲藏於百姓。以汝爲息民之蕭曹。勉思古人。以稱朕意。

平章張珪封蔡國公制 吳儆

天地之間有正人。國家恃以爲元氣。卿之忠藎。朕所眷知。比因疾以祈閑。爰加恩而優老。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張珪。彝常世閥。廊廟宗工。早總戎旂。已作禮樂詩書之帥。晚司化軸。遂稱文學政事之臣。左右六朝。出入三府。險夷不易其守。鯁亮以如其初。太清罹薄食之昏。前期致沐浴之請。越予新服。嘉乃舊勳。

謬謬之節。詎肯詭隨。侃侃而言。類多裨益。黯雖謁告。爽尙勉留。俾辭鞅掌之勞。專罄格心之學。緬惟先正。嘗平金壘。以立功。宜得後昆。復就蔡封。而襲爵。所謂故國。庸建上公。思竭爾忱。廣敷陳於經幄。欽承時命。永翊贊於皇猷。可封蔡國公。提調經筵事。

中書平章政事常遇春追封開平王制 王 祿

天開鴻業。篤生英傑之臣。星隕將營。載舉哀榮之典。肆大勳之垂集。俄上將之云亡。庸錫褒封。誕膺渙號。具官常某。英敏而沈毅。嚴肅而恢宏。自初建於義旗。卽來歸於戎旆。首從淮右。揚采石之鋒。旋定江東。振丹陽之捷。拓邊疆於全楚。殲強敵於三吳。掃河洛而奠中原。指幽燕而平朔七。功成百戰。允爲一世之豪。氣蓋三軍。豈特萬人之勇。近報欒陽之凱。益窮漠北之追。攬哀計之遽來。知力疾而猶戰。眷言忠藎。深用痛傷。海宇一家。旣已成於大統。君臣一體。期共享於太平。事乃若斯。情何能已。秩庸陞於次相。爵兼錫於眞王。雖禮數之有加。於予心。其猶歉。嗚呼。金書鐵券。曷忘佐運之功。袞衣繡裳。尙服飾終之命。寵靈弗替。祚胤彌昌。可贈翊運推誠宣德靖遠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丞相。追封開平王。諡忠武。

詔令類

批答

批劉悟謝上表 元 稹

朕聞上黨亦天下之勁兵。昔者李抱眞用之。一舉破朱滔。再舉蹙田悅。訓養十萬。威聲殷然。人到於今。號爲良將。夫以卿之勇義才略。猶將遠慕韓彭。區區抱眞。夫豈難繼。況以克融庭湊之狂脆小賤。比朱滔田

悅之熾大結連。是猶以孩嬰而校賁育也。蜂蟻相聚。其能久乎。卿宜密運謨猷。明宣號令。避強擊惰。取暴撫羸。勿爭蛇豕之鋒。宜得鯨鯢之首。再圖麟閣。永煥縑緗。無爲他人所先。當使功居第一。策勳在近。勿復爲勞所謝知。

批王播謝官表 元稹

朕聞有衆不言弱。有地不言貧。是以管夷吾用區區之齊。而諸侯九合。今朕四海之大。億兆之衆。獨不能擒庭湊克融。而曰物力先困。朕甚惑焉。況高祖太宗之法。令具存。德宗憲考之舊章。猶在。制誥比下。選拔日聞。較量輕重。勤卹仁隱。而室閭益耗。縣道益貧。職業壞墮。程品差戾。議論講貫。殊無古風。豈朕聽之不聰。而股肱耳目。莫得宣其效也。先皇帝以卿有廊廟之畫。倚以爲相。眇朕小子。得而用之。卿宜勉竭誠懷。副茲嘉屬。無爲齷齪。以傷先帝之明。所謝知。

賜宰臣富弼乞退不允批答 歐陽修

朕眷惟宰輔之司。實繫朝廷之重。職或非稱。勢因易搖。比以連年厭於屢易。戒用人之不審。致厥位之靡安。故於圖任之初。尤極精求之意。而議者謂卿有天下之譽。慶朕得非常之才。豈惟斷不惑於予心。固以慰久鬱之人望。則朕之用卿者至矣。卿之自待者如何。而方沃嘉猷。遽形退讓。駭無因而及此。曾莫諭於乃誠。豈廊廟之崇。責重者其憂難任。而富貴之至。位高則其慮易危邪。朕嘗歷考往昔之人。其於進退之際。過計而圖全者。未必無患。忘身而徇國者。固多令名。惟爾之明。必知所擇。宜少安於職業。用深體於倚毗。

再賜宰臣富弼乞退不允批答

歐陽修

夫知人之明。可謂難矣。而任賢之術。茲豈易哉。若乃聽之不聰。信之不篤。施設之方未盡。弗極其材。遲速之效有時。莫能少待。則彼其任者。實亦艱歟。卿以純一忠亮之誠。蘊宏深遠大之業。朕虛己以聽。推心仰成。至於一二之臣。是惟同德。下逮衆多之論。曾靡間然。方將甄敘賢愚。修明法度。務究本根。而更治不逮。歲月之近。功期於有成。茲乃予意。柰何中道而將止。夫亦奚託以爲辭。矧上下既交。寧有不通之志。而君臣相遇。豈爲易得之時。當體余懷。勉安厥位。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允批答

蘇軾

卿出入四世。師表萬民。無羨於功名。而有厭於富貴。其所以忘身徇國。捨逸就勞者。豈有求而然哉。凡以先帝之恩。生民之欲也。卿之在朝。如玉在山。如珠在淵。光景不陳。而草木自遂。生就之際。損益非輕。昔西伯善養老。而太公自致。魯穆公無人子思之側。而長者去之。卿自爲謀。則善矣。獨不爲朝廷惜乎。藥餌有間。時遊廟堂。家居之樂。何以異此。

再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允批答

蘇軾

朕修身以承六聖。虛己以聽四輔。而法度未定。陰陽未和。民未樂生。吏未稱職。中夜以思。方食而歎。雖不敢以事諉元老。實望其以身率百官。卿猶未卽於安。孰敢不盡其力。此聖母冲人之本意。而天下有識之所望也。昔唐太宗以干戈之事。尙能起李靖於旣老。而穆宗文宗以燕安之際。不能用裴度於未病。治亂之效。於斯可見。朕意如此。卿其少安。

詔令類

教

告高密縣教 孔融

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商山四皓。有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加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或戒鄉人。侈其門閭。矧乃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爲通德門。

與羣下教 諸葛亮

夫參署者。集衆思。廣衆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啟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

爲宋公修張良廟教 傅亮

綱紀夫盛德不泯。義存祀典。微管之歎。撫事彌深。張子房道亞黃中。照鄰殆庶。風雲玄感。蔚爲帝師。夷項定漢。大拯橫流。固已參軌伊望。冠德如仁。若乃交神圯上。道契商洛。顯默之際。窅然難究。淵流浩瀆。莫測其端矣。塗次舊沛。佇駕留城。靈廟荒頓。遺像陳昧。撫事懷人。永歎實深。過大梁者。或佇想於夷門。游九京者。亦流連於隨會。擬之若人。亦足以云。可改構棟宇。脩飾丹青。蘋蘩行潦。以時致薦。抒懷古之情。存不刊

之烈主者施行。

爲宋公修楚元王墓教傅亮

綱紀夫襲賢崇德千載彌光尊本敬始義隆自遠楚元王積仁基德啟藩斯境素風道業作範後昆本支之祚實隆鄙宗遺芳餘烈奮乎百世而邱封翳然墳塋莫翦感遠存往慨然永懷夫愛人懷樹甘棠且猶勿翦追甄墟墓信陵尙或不泯況瓜瓞所興開元自本者乎可蠲復近墓五家長給灑掃便可施行。

詔令類

冊文上

唐冊玄宗明皇帝文賈曾

朕以寡昧虔奉鴻休本殊王季之賢早達延州之節昔者聖曆已讓皇嗣之尊暨至神龍終辭太弟之授豈惟衣冠所覩抑亦兆庶咸知頃屬國步未夷時艱主幼大業有綴旒之懼寶位深墜地之憂議迫公卿遂司契象日慎一日以至於今一紀之勞勤亦至矣萬邦之俗化漸行矣將成夙願脫屣寰區昔堯之禪舜惟能是與禹以命啓匪私其親神器之重允歸公授皇太子某有大功於天地定阡危於社稷溫文既習聖敬日躋委之監撫已移年歲時政益明庶工惟序朕之知子庶不負時曆數在躬宜陟元后可令卽皇帝位有司擇日授冊朕方比跡洪古希風太皇神與化遊思與道合無爲無事豈不美歟王公百寮宜識朕意。

唐冊肅宗宣皇帝文賈至

維天寶十五載歲次丙申八月癸未朔十八日己亥太上皇若曰咨爾元子某惟天爲大惟人君則之順乃德故舜禹揖讓而履皇極。哂乃道若丹朱商均不能保鴻業是以啓有惠迪而夏嗣焉。隋有亂紀而唐受焉。五聖之御宇皆以勤儉兢業日慎一日故能享祚長久垂慶無窮。洎于六葉恭位四紀厭于勤倦。緬慕汾陽將保靜頤神思我烈祖玄元之道是用命爾元子某當位嗣統於戲爾有忠孝之誠極于君父爾有友愛之義信于兄弟爾有仁恕之行通于神明爾有戡難之才彰于兆庶予懋乃懿德嘉乃神武天之曆數在爾躬汝惟推誠禍亂將冀爾永清汝惟從諫宗社將冀爾復寧佞言惟疵直言惟師任賢勿貳去邪勿疑民非后執治后非賢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無忝我祖宗之不烈矣。

詔令類

冊文下

漢武帝元狩六年封齊王策

嗚呼小子閔受茲青社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世爲漢蕃輔嗚呼念哉共朕之詔惟命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厥有愆不臧乃凶於而國而害於爾躬嗚呼保國乂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漢武帝元狩六年封燕王策

嗚呼小子旦受茲元社建爾國家封于北土世爲漢蕃輔嗚呼薰鬻氏虐老獸心以姦巧邊眚朕命將率徂征厥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帥降旗奔師薰鬻徙域北州以綏悉爾心毋作怨毋作棗德毋廢迺

備。非教士不得從徵。王其戒之。

漢武帝元狩六年封廣陵王策

嗚呼。小子胥受茲赤社。建爾國家。封於南土。世世爲漢蕃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保疆。三代要服。不及以正。嗚呼。悉爾心。戰戰兢兢。迺惠迺順。毋恟好逸。毋邇宵人。惟法惟則。書云。臣不作福。不作威。靡有後羞。王其戒之。

金章宗封高麗王諡册文

趙秉文

皇帝若曰。分封樹屏。實賴幹臣。繼世象賢。以崇有德。率由彝憲。懋明至公。惟我祖宗。經略區夏。亦大啓于土宇。用綏懷於遠人。朕若昔大猷。紹休先緒。乃眷東土。惟我世臣。宜加錫命之榮。庸展幹方之寵。咨爾起復。知高麗王國事王諡。受材明敏。賦性中庸。有肅恪以禔身。資忠信以行道。惟乃先世。荒於東陲。象輅介圭。啟封圻於大國。彤弓錫盾。作藩屏于王朝。踐修厥猷。不顯亦世。亦暨汝父。克成厥終。肇敏戎功。嘉召公之是似。女有良翰。命申伯以于宣。是用畀爾菁茅。纘我祖考。以永爲我蕃輔。用追配于前人。嗚呼。惟有德。可以和人民。惟謹度。可以保富貴。罔曰弗克。惟旣厥心。罔曰孔艱。惟敬厥事。慎乃服命。律乃有民。往盡乃心。典聽朕命。

詔令類

諡册

唐中宗孝和皇帝諡册文 蘇 頲

維景雲元年歲次庚戌十月戊寅朔十三日庚寅攝太尉銀青光祿大夫守戶部尚書上柱國宣城郡開國公臣姚珽等上議曰。臣聞聖人極天下之蹟。以象其物。宜成天下之文。以察其時。變加於百姓之謂德。刑於四方之謂風。德也者。動於神明。風也者。由於教化。原始見則名。合道先知。終存義迹。因行表其來向矣。伏惟大行應天神龍皇帝。纘武之命。允文之基。肇存於宥密。以至乎緝熙。若乃含青雲之符。耀赤光之瑞。履順而一夷險。安貞而再潛躍。由是恭于三朝。服茲四罪。僕予之始。祀夏而無改。舊物若帝之初。遷周而有膺新命。虔匹夫蒸蒸之思。愛於文母。豫太帝庚庚之占。友於王季。既而三年諒陰。九陰敦敍。免喪問道。穆乎天子之容。退朝藏密。始若家人之禮。功收其成。不以微刑。濟其寬。不以大讜。詞所不忤。讒說所不入。約躬而厚物。盡下以推人。翱翔乎儒雅之林。經啓於文章之囿。不傷麋卵。不夭卉木。體仁也。行於蠻貊。暨於陪臺。施惠也。酌中衢之尊。不竭也。陳太廟之器。不盈也。故能百寶用。四靈臻。嘉禾神芝。日獻于府。柔遠格。懷荒至。名駒巨象。歲填于牧。方采原陵之露。華感而通夢。遂揚吳壇之煙。燎嚴以配尊。然後心遊絕冥。神寄愷樂。在雲臺之上。希夷於真諦之門。追汾水之陽。縹緲乎列仙之館。豈圖變生氛沴。凶遘霄極。欽憑玉以大漸。顧遺弓而上僊。所以函夏攀援。人神哀戚。龍攢既啟。鳥耘逾慕。禮撤三獻。北有因山之名。法崇二言。南有至郊之議。謹案諡法。慈惠愛親。博施備物。皆曰孝。安人緝衆。推賢讓能。皆曰和。夫孝以愛親。和以安人。是則憲先王之典謨。垂後裔之光烈者。蓋天之所稱矣。請上尊諡曰孝和皇帝。廟曰中宗。謹上。

詔令類

哀策

宋文皇帝元皇后哀策文 顏延之

惟元嘉十七年七月二十六日。大行皇后崩于顯陽殿。粵九月二十六日。將遷座于長寧陵。禮也。龍輿纒綵。容翟結駢。皇塗昭列。神路幽嚴。皇帝親臨祖饋。躬瞻宵載。飾遺儀於組旒。淪徂音乎珩珮。悲黼筵之移御。痛暈楡之重晦。降輿客位。撤奠殯階。乃命史臣。累德述懷。其辭曰。

倫昭儷昇。有物有憑。圓精初鑠。方祇始凝。昭哉世族。祥發慶膺。祕儀景胄。圖光玉繩。昌暉在陰。柔明將進。率禮蹈和。稱詩納順。爰自待年。金聲夙振。亦既有行。素章增絢。象服是加。言觀維則。俾我王風。始基嬪德。惠問川流。芳猷淵塞。方江泳漢。載謠南國。伊昔不造。鴻化中微。用集寶命。仰陟天機。釋位公宮。登曜紫闈。欽若皇姑。允迪前徽。孝達寧親。敬行宗祀。進思才淑。傍綜圖史。發音在詠。動容成紀。壺政穆宣。房樂韶理。坤則順成。星軒潤飾。德之所屆。惟深必測。下節震騰。上清眺側。有來斯雍。無思不極。謂道輔仁。司化莫晰。象物方臻。臆祿告診。太和既融。收華委世。蘭殿長陰。椒塗弛衛。嗚呼哀哉。戒涼在埭。杪秋卽窆。霜夜流唱。曉月升魄。八神警引。五輅遷迹。嗷嗷儲嗣。哀哀列辟。灑零玉墀。雨泗丹掖。撫存悼亡。感今懷昔。嗚呼哀哉。南背國門。北首山園。僕人按節。服馬顧轅。遙酸紫蓋。眇泣素軒。滅綵清都。夷體壽原。邑野淪藹。戎夏悲謹。來芳可述。往駕弗援。嗚呼哀哉。

齊敬皇后哀策文 謝朓

惟永泰元年秋九月朔日。敬皇后梓宮啟自先塋。將祔于某陵。其日至尊親奉奠某皇帝。乃使兼太尉某。設祖于行宮。禮也。翠帟舒阜。玄堂啓扉。俎徹三獻。筵卷六衣。哀子嗣皇帝。懷蜃衛而延首。想鷺輅而撫心。

痛椒塗之先廓。哀長信之莫臨。身隔兩赴。時無二展。旋詔左言。光敷聖善。其辭曰。
帝唐遠胄。御龍遙緒。在秦作劉。在漢開楚。肇惟淑聖。克柔克令。清漢表靈。曾沙膺慶。爰定厥祥。徽音允穆。
光華沼沚。榮曜中谷。敬始絃緼。教先種稷。容問川流。神襟蘭郁。先德韜光。君道方被。于佐求賢。在謁無諛。
顧史弘式。陳詩展義。厚下曰仁。藏往伊智。十亂斯俟。四教罔忒。思媚諸姑。貽我嬪則。化自公宮。遠被南國。
軒曜懷光。素舒佇德。閔予不祐。慈訓早遠。方年冲藐。懷袖靡依。家臻寶業。身嗣昌暉。壽宮寂遠。清廟虛歸。
嗚呼哀哉。帝遷明命。民神胥悅。乾景外臨。陰儀內缺。空悲故劍。徒嗟金穴。璋瓊奚獻。樟楡罔設。嗚呼哀哉。
馮相告祿。宸居長往。貽厥遠圖。末命是獎。懷豐沛之綢繆兮。背神京之弘敞。陋蒼梧之不從兮。遵鮒隅以
同壤。嗚呼哀哉。陳象設於園寢兮。映輿鏤於松楸。望承明而不入兮。度清洛而南遊。繼池絳於通軌兮。接
龍帷於造舟。迴塘寂其已暮兮。東川澹而不流。嗚呼哀哉。籍闕宮之遠烈兮。聞纘女之遐慶。始協德於蘋
蘩兮。終配祗而表命。慕方纏於賜衣兮。哀日隆於撫鏡。思寒泉之罔極兮。託彤管於遺詠。嗚呼哀哉。

詔令類

赦文

開元元年赦書 蘇頌

黃門。朕聞聖人無心。同於吹萬。上皇有道。契於明一。居天下之尊者莫大。體其大以照臨。成天下之務者
至公。順其公以康濟。故能稽昌歷。考元符。通於神祇。格於上下。鴻名不可以深拒。盛典不可以固違。斯豈
在予而徇於物也。朕以菲德。丕承聖訓。掃除機槍。保衛宗社。內問安以承志。外聽理以推誠。始自朝廷。納

之以軌物。終加蠻貊。洎之以聲教。欲令跂行喙飲。含齒戴髮。去其天札。獨其疵癘。每乾乾於紫座。寧自貴於黃屋。而凡我羣辟。顧斯兆庶。以爲人謀。協從天意。欽若王者。人所歸也。帝者天之號也。歸之者以德。號之者以功。然號以功成。則功不可以不表。歸以德厚。則德不可以不勵。朕猥屬與能之運。遂忘沖讓之私。將逮臨寅之歲首。甫擇建子之天統。是用發揮景命。受茲禮册。夫循名者責實。謀始者慮終。勉而全之。非敢自滿。所以克己思政。惟懷永圖。懼勿勝荷。用多慙惕。赦令所作。其來尙矣。是則姦人之幸。嘗思奔馬之喻。朕但欲令其畏惡。化之爲善。庶比屋可封。豈開羅爲惠。朕之此志。每用形言。頃屬冬序。頗愆農澤。洎簡辰練日。有司備禮。則上天同雲。北風雨雪。意者將乘廣慶。必待湛恩。宜行宥過之典。以叶隨時之義。可大赦天下。改先天二年爲開元元年。自開元元年十二月一日。昧爽已前。大辟罪已下。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繫囚見徒。咸赦除之。云云。禮尙於儉。書誠於奢。朕方歸敦樸。以存勸沮。至於乘輿服御。及土木之功。蠲除擗節。貴從簡省。王公以下。宜識此心。欲將先自朕躬。冀能化行海內。薛伯陽以凶魁之子。合置嚴刑。緣尙主之恩。特令遠貶。旋念從夫之禮。深矜自我之出。宜復舊婚。再承新命。可唐州別駕員外郎。置同正員。郭元振往立大功。保護於朕。頃聞閱武。頗失軍容。責情放逐。將收後效。可饒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朕聞罪不相及。先王之制。叔向豈坐於凶弟。展禽見稱於哲兄。劉廙不以劉偉獲辜。王導不以王敦廢職。崔滌爲其兄湜搆禍。每進款誠。事朕有年。心則無隱。忠邪旣判。賞罰宜均。俾踐儲卿。式彰臣節。可太子僕員外。置同正員。國初以來。宰相及實封功臣子孫。一房沈翳。未承恩者。令所司訪擇有才用者。量加擢用。周朝酷吏來俊臣。周興之徒。殘害宗枝。毒害良善。永言及此。深所嘆恨。其酷吏有身在。及酷吏身後有

子孫亦令所司勘會甄別處分。諸軍將士有年歲深久。所由要籍。或不得選集。及未敘勞効。咸委軍將據實奏聞。仍令所司早勘處分。及諸軍子將總管以上。自今已後。冬正賜帛一準。京官例給亡命山澤。挾藏軍器。百日不首。復罪如初。敢以赦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赦書日行五百里。布告遐邇。咸使知聞。主者施行。

唐德宗神武皇帝奉天改元大赦文 陸贄

門下致理興化。必在推誠。忘己濟人。不恡改過。朕嗣服丕構。君臨萬邦。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誠莫追於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復於將來。明徵厥初。以示天下。惟我烈祖。邁德庇人。致俗化於和平。拯生靈於塗炭。重熙積慶。垂二百年。伊爾卿尹庶官。泊億兆之衆。代受享育。以迄于今。功存於人。澤及於後。肆予小子。獲纘鴻業。懼德不嗣。罔敢怠荒。然以長於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察征伐之勞苦。澤靡下究。情不上通。事既壅隔。人情疑阻。猶昧省己。遂用興戈。徵師四方。轉運千里。賦車籍馬。遠近騷然。行齋居送。衆庶勞止。或一日屢交鋒刃。或連年不解甲冑。祝奠乏主。室家靡依。死生流離。怨氣凝結。力役不息。田萊多荒。暴命峻於誅求。疲疋空於杼軸。轉死溝壑。離去鄉閭。邑里丘墟。人煙斷絕。天譴於上。而朕不寤。人怨於下。而朕不知。馴致亂階。變興都邑。賊臣乘釁。肆逆滔天。曾莫愧畏。敢行凌逼。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辱於祖宗。下負於黎庶。痛心覲貌。罪實在余。永言愧悼。若墜淵谷。賴夫天地降祐。人神叶謀。將相竭誠。爪牙宣力。屏除大盜。載張皇維。將弘永圖。必布新命。朕晨興夕惕。唯念前非。乃者公卿百寮。累抗章疏。擬以徽號。加于朕躬。固辭不獲。俯遂輿論。昨因循省。良用矍然。體陰陽不測。

之謂神。與天地合德之謂聖。顧惟淺昧。非所宜當。文者所以化成。武者所以定亂。今化之不被。亂是用興。豈可更徇羣情。苟應虛美。重予不德。祇益懷慚。自今已後。中外所上書奏。不得更稱聖神文武之號。夫人情不常。繫於時化。大道既隱。亂獄滋豐。朕既不能弘德導人。又不能一法齊衆。苟設密網。以罪非辜。爲之父母。實增愧悼。今上元統歷。獻歲發生。宜革紀年之號。式敷在宥之澤。與人更始。用答天休。可大赦天下。改建中五年爲興元元年。自正月一日昧爽已前。大辟罪已下。罪無輕重。咸赦除之。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有以忠勞任膺將相。有以勳舊繼守藩維。朕撫馭乖方。信誠靡著。致令疑懼。不自保安。兵興累年。海內騷擾。皆由上失其道。下罹其災。朕實不君。人則何罪。屈己弘物。予何愛焉。庶懷引慝之誠。以洽好生之德。其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及所管將士官吏等。一切並與洗滌。各復爵位。待之如初。仍卽遣使分道宣諭。朱滔雖與賊泚連坐。路遠未必同謀。朕方推以至誠。務欲弘貸。如能效順。亦與惟新。其河南河北諸軍兵馬。並宜各於本道自固封疆。勿相侵軼。朱泚大爲不道。棄義蔑恩。反易天常。盜竊名器。暴犯陵寢。所不忍言。獲罪祖宗。朕不敢赦。其應被朱泚脅從將士官吏百姓。及諸色人等。有遭其扇誘。有迫以兇威。苟能自新。理可矜宥。但官軍未到京城已前。能去逆效順。及散歸本軍本道者。並從赦例。原免一切不問。天下左降官。卽與量移近處。已量移者。更與量移。流人配隸。及罰藩鎮效力。并緣罪犯。與諸使驅使。兼別敕於諸州縣安置。及得罪人家口。未許歸者。一切放還。應先有痕累禁錮。及反逆緣坐。承前恩赦。所不該者。並宜洗雪。亡官失爵。放歸勿齒者。量加收斂。未復資者。更與進斂。人之行業。或未必兼。搆大廈者。力集於羣材。建奇功者。不限於常檢。苟在適用。則無棄人。況黜免之徒。沈鬱頗久。朝過夕改。仁何遠哉。流移降

黜亡官失爵。配隸流人等。有才能著聞者。特加錄用。勿拘常例。諸軍使諸道。赴奉天及進收京城將士等。或百戰摧敵。或萬里勤王。扞固金城。驅除大憝。赴危難者。其節著復社稷者。其業崇。我圖爾功。特加彝典。錫名疇賦。永永無窮。宜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身有過犯。遞減罪三等。子孫有過。遞減罪二等。當戶應有差科使役。一切蠲免。其功臣已後。雖衰老疾患。不任軍旅。當分糧賜。並宜全給。身死之後。十年內仍迴給家口。其有食實封者。子孫相繼。代代無絕。其餘敍錄。及功賞條件。待收京日。並准去年十月十七日十一月十四日敕處分。諸道諸軍將士等。久勤扞禦。累著功勳。方鎮克寧。惟爾之力。其應在行營者。並超三資。與官。仍賜勳五轉。不離鎮者。依資與官。賜勳三轉。其累加勳爵。仍許迴授周親。內外文武官三品已上。賜爵一級。四品已下。各加一階。仍並賜勳兩轉。見危致命。先哲攸貴。掩骼埋胔。禮經所先。雖效用而或殊。在惻隱而何間。諸道將士有死王事者。各委所在州縣。給遞送歸本管。官爲葬祭。其有因戰陣殺戮。及擒獲伏辜。曝骨原野者。並委所在。逐近便收葬。應緣流貶。及犯罪未葬者。並許其家口。各據本官品。以禮收葬。自頃軍旅所給。賦役繁興。吏因爲姦。人不堪命。咨嗟怨苦。道路無聊。汔可小康。與之休息。其墊陌及稅間。架竹木茶漆。推鐵等。諸色名目。悉宜停罷。京畿之內。屬此寇戎。攻劫焚燒。靡有寧室。王師仰給。人以重勞。特宜減放。今年夏稅之半。朕以兇醜犯闕。遽用于征。爰度近郊。息駕茲邑。供儲克辦。師旅攸寧。式當褒旌。以志吾過。其奉天宜升爲赤縣。百姓並給復五年。尙德者教化之所先。求賢者邦家之大本。永言茲道。夢想增懷。而澆薄之風。趨競不息。幽棲之士。寂寞無聞。蓋誠所未孚。故求之不至。天下有隱居行義。才德高遠。晦蹤丘園。不求聞達者。委所在長吏。具姓名聞奏。當備禮邀致。諸色人中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及

博通墳典。達於教化。并洞識輶略。堪任將帥者。委常參官及所在長吏。聞薦天下孤老。鰥寡。惻獨。不能自活者。並委州縣長吏。量事優卹。其有年九十已上者。刺史縣令。就門存問。義夫節婦。孝子順孫。旌表門閭。終身勿事。大兵之後。內外耗竭。貶食省用。宜自朕躬。當節乘輿之服御。絕宮室之華飾。率已師儉。爲天下先。諸道貢獻。自非供宗廟軍國之用。一切並停。應內外官有冗員。及百司不急之資。委中書門下。卽商議條件。停減奏聞。布澤行賞。仰惟舊章。今以餘孽未平。帑藏空竭。有乖慶賜。深愧于懷。赦書有所未該者。委所司類例。條件奏聞。敢以赦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亡命山澤。挾藏軍器。百日不首。復罪如初。赦書日行五百里。布告遐邇。咸使聞知。

詔令類

檄

喻巴蜀檄 司馬相如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卽位。存撫天下。安集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顙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粵之長。常效貢職。不敢墮怠。延頸舉踵。喁喁然皆嚮風慕義。欲爲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爲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鬪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爲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

荷兵而走。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位爲通侯。處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逸。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卽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諡爲至愚。恥及父母。爲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悌。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使咸喻陛下之意。無忽。

爲袁紹檄豫州 陳琳

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郡國相守。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立非常之功。夫非常者。故非常人所擬也。曩者彊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權。威福由己。時人迫脅。莫敢正言。終有望夷之敗。祖宗焚滅。汗辱至今。永爲世鑒。及臻呂后季年。產祿專政。內兼二軍。外統梁趙。擅斷萬機。決事省禁。下凌上替。海內寒心。於是絳侯朱虛。興兵奮怒。誅夷逆暴。尊立太宗。故能王道興隆。光明顯融。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騰。與左悺徐璜。並作妖孽。饕餮放橫。傷化虐民。父嵩。乞匄攜養。因賊假位。輿金輦璧。輸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操贊閣遺醜。本無懿德。獯狡鋒協。好亂樂禍。幕府董統。鷹揚掃除。凶逆續遇。董卓。侵官暴國。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收

羅英雄。棄瑕取用。故遂與操同諮合謀。授以裨師。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愚佻短略。輕進易退。傷夷折本。數喪師徒。幕府輒復分兵命銳。脩完補輯。表行東郡。領兗州刺史。被以虎文。獎臧威柄。冀獲秦師。一尅之報。而操遂承資跋扈。肆行凶忒。割剝元元。殘賢害善。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俊偉。天下知名。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首被梟懸之誅。妻孥受灰滅之咎。自是士林憤痛。民怨彌重。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彷徨東裔。蹈據無所。幕府惟強幹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故復援旌擐甲。席卷起征。金鼓響振。布衆奔沮。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位。則幕府無德於兗土之民。而大有造於操也。後會鸞駕反旆。羣虜寇攻。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故使從事中郎徐勣。就發遣操使繕脩郊廟。翊衛幼主。操便放志專行。脅遷當御省禁。卑侮王室。敗法亂紀。坐領三臺。專制朝政。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羣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百僚鉗口。道路以目。尙書記朝會公卿充員品而已。故太尉楊彪。典歷二司。享國極位。操因緣眦睚。被以非罪。榜楚參并。五毒備至。觸情任忒。不顧憲綱。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義有可納。是以聖朝含聽。改容加飾。操欲迷奪時明。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孝王先帝母昆。墳陵尊顯。桑梓松柏。猶宜肅恭。而操帥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寶。至令聖朝流涕。士民傷懷。操又特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隳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位。而行桀虜之態。汙國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政慘苛。科防互設。罾繳充蹊。坑穿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觸機陷。是以兗豫有無聊之民。帝都有吁嗟之怨。歷觀載籍。無道之臣。貪殘酷烈。於操爲甚。幕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加緒含容。冀可彌縫。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乃欲摧撓棟梁。孤弱漢室。除滅忠正。專爲梟雄。往者伐鼓。

北征公孫瓚。強寇桀逆。拒圍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外助王師。內相掩襲。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其行人發露。瓚亦梟夷。故使鋒芒控縮。厥圖不果。爾乃大軍過蕩西山。屠各左校。皆束手奉質。爭爲前登。犬羊殘醜。消淪山谷。於是操師震懼。晨夜逋遁。屯據敖倉。阻河爲固。欲以螭娘之斧。禦隆車之隧。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黃育獲之士。聘良弓勁弩之勢。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濟深。大軍汎黃河而角其前。荊州下宛葉而掎其後。雷霆虎步。並集虜庭。若舉炎火以燒飛蓬。覆滄海以沃燹炭。有何不滅者哉。又操軍吏士。其可戰者。皆自出幽冀。或故營部曲。咸怨曠思歸。流涕北顧。其餘兗豫之民。及呂布張揚之遺衆。覆亡迫脅。權時苟從。各被創夷。人爲讎敵。若迴旆方徂。登高岡而擊鼓吹。揚素揮以啓降路。必土崩瓦解。不俟血刃。方今漢室陵遲。綱維弛絕。聖朝無一介之輔。股肱無折衝之勢。方畿之內。簡練之臣。皆垂頭搨翼。莫所憑恃。雖有忠義之佐。脅於暴虐之臣。焉能展其節。又操持部曲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託宿衛。內實拘執。懼其篡逆之萌。因斯而作。此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可不勗哉。操又矯命稱制。遣使發兵。恐邊遠州郡。過聽而給與。強寇弱主。違衆旅叛。舉以喪名。爲天下笑。則明哲不取也。卽日幽并青冀四州並進。書到荊州。便勒見兵。與建忠將軍。協同聲勢。州郡各整戎馬。羅落境界。舉師揚威。並匡社稷。則非常之功。於是乎著。其得操首者。封五千戶侯。賞錢五十萬。部曲偏裨將校諸吏降者。勿有所問。廣宣恩信。班揚符賞。布告天下。咸使知聖朝有拘逼之難。如律令。

檄吳將校部曲文 陳琳

年月朔日子尙書令彧告江東諸將校部曲及孫權宗親中外。蓋聞禍福無門。惟人所召。夫見機而作。不

處凶危。上聖之明也。臨事制變。困而能通。智者之慮也。漸漬荒沈。往而不反。下愚之蔽也。是以大雅君子。於安思危。以遠咎悔。小人臨禍懷佚。以待死亡。二者之量。不亦殊乎。孫權小子。未辨菽麥。要領不足以膏齊斧。名字不足以滂簡墨。譬猶穀卵。始生翰毛。而使陸梁放肆。顧行吠主。謂爲舟楫。足以距皇威。江湖可以逃靈誅。不知天網設張。以在綱目。鱣鱖之魚。期於消爛也。若使水而可恃。則洞庭無三苗之墟。子陽無荆門之敗。朝鮮之壘。不刊南越之旃。不拔昔夫。差承闔閭之遠跡。用申胥之訓兵。棲越會稽。可謂強矣。及其抗衡上國。與晉爭長。都城屠於勾踐。武卒散於黃池。終於覆滅。身罄越軍。及吳王瀑驕。恣屈強。猖獗始亂。自以兵強國富。勢陵京城。太尉帥師。甫下滎陽。則七國之軍。瓦解冰泮。潁之罵言。未絕於口。而丹徒之刃。以陷其胸。何則。天威不可當。而悖逆之罪重也。且江湖之衆。不足恃也。自董卓作亂。以迄於今。將三十載。其間豪傑縱橫。熊據虎踞。強如二袁。勇如呂布。跨州連郡。有威有名。十有餘輩。其餘鋒捍特起。鸚視狼顧。爭爲梟雄者。不可勝數。然皆伏鈇嬰鉞。首腰分離。雲散原燎。罔有子遺。近者關中諸將。復相合聚。續爲叛亂。阻二華。據河渭。驅率羌胡。齊鋒東向。氣高志遠。似若無敵。丞相秉鉞。鷹揚順風。烈火元戎。啓行未鼓。而破伏尸千萬。流血漂楯。此皆天下所共知也。是後大軍所以臨江而不濟者。以韓約馬超。逋逸迸脫。走還涼州。復欲鳴吠。逆賊宋建。僭號河首。同惡相救。並爲唇齒。又鎮南將軍張魯。負固不恭。皆我王誅所當先加。故且觀兵旋旆。復整六師。長驅西征。致天下誅。偏將涉隴。則建約梟夷。旂首萬里。軍入散關。則羣氐率服。王侯豪帥。奔走前驅。進臨漢中。則陽平不守。十萬之師。土崩魚爛。張魯逋竄。走入巴中。懷恩悔過。委質還降。巴夷王朴胡賓。邑侯杜漢。各帥種落。共舉巴郡。以奉王職。鉦鼓一動。二方俱定。利盡西海。兵不鈇

鋒若此之事。皆上天威明社稷神武。非徒人力所能立也。聖朝寬仁覆載。允信允文。大啟爵命。以示四方。魯及胡漢。皆享萬戶之封。魯之五子。各受千室之邑。胡漢子弟。部曲將校。爲列侯將軍。以下千有餘人。百姓安堵。四民反業。而建約之屬。皆爲鯨鯢。超之妻孥。焚首金城。父母嬰孩。覆尸許市。非國家鍾禍於彼。降福於此也。逆順之分。不得不然。夫鷲鳥之擊。先高擢鷲之勢也。牧野之威。孟津之退也。今者枳棘翦扞。戎夏以清。萬里肅齊。六師無事。故大舉天師。百萬之衆。與匈奴南單于呼完廚。及六郡烏桓。丁令屠各。湟中羌棘。靈奮。席卷自壽春而南。又使征西將軍夏侯淵等。率精甲五萬。及武都氏羌巴漢銳卒。南臨汶江。搃據庸蜀。江夏襄陽諸軍。橫截湘沅。以臨豫章。樓船橫海之師。直指吳會。萬里尅期。五道並入。權之期命。於是至矣。丞相銜奉國威。爲民除害。元惡大憝。必當梟夷。至於枝附葉從。皆非詔書所特禽疾。故每破滅強敵。未嘗不務在先降後誅。拔將取才。各盡其用。是以立功之士。莫不翹足引領。望風響應。昔袁術僭逆。王誅將加。則廬江太守劉勳。先舉其郡。還歸國家。呂布作亂。師臨下邳。張遼侯成。率衆出降。還討眭固。薛洪。繆尙。開城就化。官渡之役。則張郃高逸。舉事立功。後討袁尙。則都督將軍馬延。故豫州刺史陰夔。射聲校射郭昭。臨陣來降。圍守鄴城。則將軍蘇游。反爲內應。審配兄子。開門入兵。旣誅袁譚。則幽州大將焦觸。攻逐袁熙。舉事來服。凡此之輩。數百人。皆忠壯果烈。有智有仁。悉與丞相參圖畫策。折衝討難。芟敵擧旗。靜安海內。豈輕舉措也哉。誠乃天啓其心。計深慮遠。審邪正之津。明可否之分。勇不虛死。節不苟立。屈伸變化。唯道所存。故乃建丘山之功。享不訾之祿。朝爲仇虜。夕爲上將。所謂臨難知變。轉禍爲福者也。若夫說誘甘言。懷寶小惠。泥滯苟且。沒而不覺。隨波漂流。與慄俱滅者。亦甚衆多。吉凶得失。豈不哀哉。昔歲軍在

漢中東西懸隔。合肥遺守。不滿五千。權親以數萬之衆。破敗奔走。今乃欲當禦雷霆。難以冀矣。夫天道助順。人道助信。事上之謂義。親親之謂仁。盛孝章君也。而權誅之。孫輔兄也。而權殺之。賊義殘仁。莫斯爲甚。乃神靈之逋罪。下民所同讎。辜讎之人。謂之凶賊。是故伊摯去夏。不爲傷德。飛廉死紂。不可謂賢。何者。去就之道。各有宜也。丞相深惟江東舊德。名臣多在載籍。近魏叔英。秀出高峙。著名海內。虞文繡。砥礪清節。耽學好古。周泰明。當世雋彥。德行脩明。皆宜膺受多福。保父子孫。而周盛門戶。無辜被戮。遺類流離。湮沒林莽。言之可爲愴然。聞魏周榮。虞仲翔。各紹堂構。能負析薪。及吳諸顧陸。舊族長者。世有高位。當報漢德。顯祖揚名。及諸將校。孫權婚親。皆我國家良寶利器。而並見驅逐。雨絕於天。有斧無柯。何以自濟。相隨顛沒。不亦哀乎。蓋鳳鳴高岡。以遠尉羅。賢聖之德也。鸛鳴之鳥。巢於葦苕。苕折子破。下愚之惑也。今江東之地。無異葦苕。諸賢處之。信亦危矣。聖朝開弘曠蕩。重惜民命。誅在一。人。與衆無忌。故設非常之賞。以待非常之功。乃霸夫烈士奮命之良時也。可不勉乎。若能翻然大舉。建立元勳。以膺顯祿。福之上也。如其未能。竿量大小。以存易亡。亦其次也。夫係蹄在足。則猛虎絕其蟠。蝮蛇在手。則壯士斷其節。何則。以其所全者重。以其所棄者輕。若乃樂禍懷寧。迷而忘復。闔大雅之所保。背先賢之去就。忽朝陽之安。甘折苕之末。日忘一日。以至覆沒。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雖欲救之。亦無及已。故令往購募爵賞科條如左。檄到詳思。至言如詔律令。

檄蜀文 鍾 會

往者漢祚衰微。率土分崩。生民之命。幾於泯滅。我太祖武皇帝。神武聖哲。撥亂反正。拯其將墜。造我區夏。

高祖文皇帝應天順民受命踐祚烈祖明皇帝奕世重光恢拓洪業然江山之外異政殊俗率土齊民未蒙王化此三祖所以顧懷遺志也今主上聖德欽明紹隆前緒宰輔忠肅明允劬勞王室布政垂惠而萬邦協和施德百蠻而肅慎致貢悼彼巴蜀獨爲匪民愍此百姓勞役未已是以命授六師翼行天罰征西雍州鎮西諸軍五道並進古之行軍以仁爲本以義治之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故虞舜舞干戚而服有苗周武有散財發廩表閭之義今鎮西奉辭銜命攝統戎車庶弘文告之訓以濟元元之命非欲窮武極戰以快一朝之志故略陳安危之要其敬聽話言益州先主以命世英才興兵新野困躡冀徐之郊制命紹布之手太祖拯而濟之興隆大好中更背違棄同卽異諸葛孔明仍規秦川姜伯約屢出隴右勞動我邊境侵擾我氏羌方國家多故未遑脩九伐之征也今邊境又清方內無事蓄力待時併兵一向而巴蜀一州之衆分張守備難以禦天下之師段谷侯和沮傷之氣難以敵堂堂之陣比年已來曾無寧歲征夫勤瘁難以當子來之民此皆諸賢所共親見蜀侯見禽於秦公孫述授首於漢九州之險是非一姓此皆諸君所備聞也明者見危於無形智者規福於未萌是以微子去商長爲周賓陳平背項立功於漢豈宴安鳩毒懷祿而不變哉今國朝隆天覆之恩宰輔弘寬恕之德先惠後誅好生惡殺往者吳將孫壹舉衆內附位爲上司寵秩殊異文欽唐咨爲國大害叛主讎賊還爲戎首咨困偪禽獲欽二子還降皆將軍封侯咨豫聞國事壹等窮蹙歸命猶加上寵況巴蜀賢智見幾而作者哉誠能深鑒成敗邈然高蹈投跡微子之蹤措身陳平之軌則福同古人慶流來裔百姓士民安堵樂業農不易畝市不迴肆去累卵之危就永定之計豈不美與若偷安旦夕迷而不反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雖欲悔之亦無及也各具宣布咸使知聞

爲徐敬業以武后臨朝移諸郡縣檄 駱賓王

僞臨朝武氏者。性非和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曾以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宮。潛隱先帝之私。陰圖後房之嬖。入門見嫉。蛾眉不肯讓人。掩袖工讒。狐媚偏能惑主。踐元后於輦翟。陷吾君於聚麀。加以虺蜴爲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殘害忠良。殺姊屠兄。弑君鳩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猶復包藏禍心。窺竊神器。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嗚呼。霍子孟之不作。朱虛侯之已亡。燕啄皇孫。知漢祚之將盡。龍漦帝后。識夏庭之遽衰。敬業皇唐舊臣。公侯冢子。奉先君之成業。荷本朝之厚恩。宋微子之興悲。良有以也。袁君山之流涕。豈徒然哉。是用氣憤風雲。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順宇內之推心。爰舉義旗。以清妖孽。南連百越。北盡三河。鐵騎成羣。玉軸相接。海陵紅粟。倉儲之積。靡窮。江浦黃旗。匡復之功。何遠。班聲動而北風起。劍氣衝而南斗平。暗鳴則山岳崩頽。叱咤則風雲變色。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圖功。何功不克。公等或家傳漢爵。或地叶周親。或膺重寄於爪牙。或受顧命於宣室。言猶在耳。忠豈忘心。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託。儻能轉禍爲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圖。無廢大君之命。凡諸爵賞。同指山河。若其眷戀窮城。徘徊歧路。坐昧先幾之兆。必貽後至之誅。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移檄州郡。咸使知聞。

詔令類

牒

報倪若水捕蝗牒 姚崇

劉聰僞主也。德不勝妖。今日聖朝也。妖不勝德。古之良守。蝗蟲避境。若言修德可免。彼豈無德致然。今坐看食苗。忍而不救。因此饑饉。將何自安。

國子監論新注學官牒 韓愈

國子監應令新注學官等牒。準今年赦文。委國子祭酒。選擇有經藝堪訓導生徒者。以充學官。近年吏部所注。多循資敍。不考藝能。至令生徒不自勸勵。伏請非專誦經傳。博涉墳史。及進士五經諸色。登科人。不以此擬。其新受官上日。必加研試。然後放行。上副聖朝崇儒尚學之意。具狀牒上吏部。仍牒監者。謹牒。

潮州請置鄉校牒 韓愈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免而無恥。不如以德禮爲先。而輔以政刑也。夫欲用德禮。未有不由學校師弟子者。此州學廢日久。進士明經。百十年間。不聞有業成貢於王庭。試於有司者。人吏目不識鄉飲酒之禮。耳未嘗聞鹿鳴之歌。忠孝之行。不勸。亦縣之恥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此州戶萬有餘。豈無庶幾者耶。刺史縣令。不躬爲師。里閭後生。無所從學。爾趙德秀才。沈雅專靜。頗通經。有文章。能知先王之道。論說且排異端。而宗孔氏。可以爲師矣。請攝海陽縣尉。爲衙推官。專勾當州學。以督生徒。與愷悌之風。刺史出已俸百千。以爲舉本。收其贏餘。以給學生廚饌。

爲裴中丞伐黃賊轉牒 柳宗元

當管奉詔。與諸管齊進。誅討邕管草賊黃少卿。漢軍馬步等若干人。各具兵馬數。及軍將若干。前牒奉處分。竊以天啟昌期。大功畢集。神開興運。微惡盡除。黃少卿等。歷稔逋誅。舉宗肆暴。恃狡兔之穴。踰伏偷安。

憑孽狐之丘。跳踉見怪。以爲威弧不射。天網可逃。侵逼使臣。隳犯王略。恣其毒虐。速我誅鋤。敵國盡在於舟中。還師已期於席上。謂宜投戈頓顙。面縛乞身。歸郡邑於王官。效黎獻於天吏。而乃繕兵補卒。增壘閉途。正當天討之辰。更積鬼誅之罪。衆輕鬪蟻。勇劣怒蛙。纖縞當強弩之初。孤豚值肥牛之下。事同拾芥。力易摧枯。杪忽蜂腰。虛見辱於齊斧。突梯鼠首。濫欲寄於旄頭。剿絕有時。不索何獲。某拱稽致命。執銳忘生。車甲旣備於小戎。鯨鯢豈逃於誅戮。竊觀上略。總制中權。戰士義激於身心。列校勢成於臂指。蹶張之技。盡出於山林。拔距之材。徧徵於川洞。賞懸香餌。令布疾雷。莫不鼓舞戎行。虔恭師律。投軀不愆於羽檄。跂足唯俟於牙璋。今月某日。奏事官米蘭迴。捧受詔命。神飛首勇。足蹈心馳。懽聲洽於萬夫。勝氣橫於千里。國容不入。履且及於寢門。家事勿關。土已填於左闔。卽以月日。全軍出次。分道並進。所期戮力。敢告同心。孔大夫貞直冠時。清明格物。全體許國。一心在公。兵精食浮。爲日固久。容府陽中丞。以義烈爲己任。勳襲太常。安南李中丞。以英武爲家風。業傳彝器。並膺邦寄。克達皇威。南則浮海濟師。共集堂堂之陣。東則橫江誓衆。用成善善之功。以此鼓行。坐觀盡敵。刑惟勿喜。誅有可哀。徵側之勇冠一方。竟就伏波之戮。呂嘉之威行五嶺。終摧下瀨之師。嗟此陋微。自貽禽滅。勉成良畫。速致殊勳。雖荒徼之地。固不勞於有征。而昇平之年。將自此而何事。書之竹帛。實謂揚名。事須移牒鄰管。以成犄角。舉牒者。

詔命類

符

宋文帝下荊州符收謝晦

禍福無門。逆順有數。天道徵於影響。人事鑒於前圖。未有蹈義而福不延。從惡而禍不至也。故智計之士。審敗以立功。守正之臣。臨難以全節。徐羨之。傅亮。謝晦。安忍鳩殺。獲罪於天。名教所極。政刑所取。已遠暴四海。宣於聖詔。羨之。父子亮及晦。息。電斷之初。並卽大憲。復王室之讎。據義夫之憤。國典澄明。人神感悅。三姓同罪。旣擒其二。晦之室屬。繆仆獄戶。苟幽明所怨。孤根易拔。以順討逆。雖厚必萌。然歸死難圖。獸困則噬。是以爰整其旅。用爲過防。京師之衆。天下雲集。士練兵精。大號響震。使持節中領軍。佷山縣開國侯。到彥之。率羽林。選士果勁二萬。雲旂首路。組甲曜川。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徐。兗之。江北淮南。青州。徐州之。淮陽下邳。瑯邪。東莞。七郡諸軍事。征北將軍。南兗州刺史。永修縣開國公。檀道濟。統勁銳。武卒三萬。戈船蔽江。星言繼發。千帆俱舉。萬棹遄征。散騎常侍。驍騎將軍。段宏。鐵馬二千。風驅電擊。步自竟陵。直至鄒郢。又命征虜將軍。雍州刺史。劉粹。控河陰之師。衝其巢窟。湘州刺史。張劭。提湘州之衆。直據要害。巴蜀杜荆門之險。秦梁絕丹圻之逕。雲網四合。走伏路盡。然後鑾輿効駕。六軍鵬翔。警蹕前驅。五牛整旆。雖以英布之氣。彭寵之資。登陴無名。授兵誰御。加以西土之人。咸沐皇澤。東吳將士。懷本首丘。必不自陷罪人之黨。橫爲亂亡之役。置軍則魚潰。嬰城則鳥散。其勢然矣。聖上愍勲哀愍。其罪由晦。士民何辜。是用一分前麾。宣示朝旨。符到。其卽共收擒晦。身輕舟護送。若已猖獗。先事阻衛。宜翻然背亂。相率歸朝。頃大刑所加。洪恩曠洽。傅亮三息。特蒙全宥。晦同產以下。羨之諸姪。咸無所染。況彼府州文武。並列王職。荷國榮任。身雖在外。乃心辰極。夫轉禍貴速。後機則凶。遂使王師臨郊。雷電皆至。噬臍之恨。亦將何及。

詔令類

九錫文

漢獻帝冊魏公九錫文 潘 昂

制詔使持節丞相領冀州牧武平侯。朕以不德。少遭閔凶。越在西土。遷於唐衛。當此之時。若綴旒然。宗廟乏祀。社稷無位。羣凶覬覦。分裂諸夏。一人尺土。朕無獲焉。卽我高祖之命。將墜於地。朕用夙興假寐。震悼於厥心。曰。惟祖惟父。股肱先正。其孰恤朕躬。乃誘天衷。誕育丞相。保乂我皇家。弘濟於艱難。朕實賴之。今將授君典禮。其敬聽朕命。昔者董卓初興國難。羣后失位。以謀王室。君則攝進首啟戎行。此君之忠於本朝也。後及黃巾。反易天常。侵我三州。延於平民。君又討之。翦除其迹。以寧東夏。此又君之功也。韓暹楊奉專用威命。又賴君勳。克黜其難。遂建許都。造我京畿。設官兆祀。不失舊物。天地鬼神。於是獲乂。此又君之功也。袁術僭逆。肆於淮南。攝憚君靈。用丕顯謀。蘄陽之役。橋蕤授首。稜威南厲。術以殞潰。此又君之功也。廼戈東指。呂布就戮。乘軒將反。張揚沮斃。眭固伏罪。張繡稽服。此又君之功也。袁紹逆常。謀危社稷。憑恃其衆。稱兵內侮。當此之時。王師寡弱。天下寒心。莫有固志。君執大節。精貫白日。奮其武怒。運諸神策。致屈官渡。大殲醜類。俾我國家。拯於危墜。此又君之功也。濟師洪河。拓定四州。袁譚黃幹。咸梟其首。海盜奔迸。黑山順軌。此又君之功也。烏丸三種。崇亂二世。袁尙囚之。逼據塞北。東馬懸車。一征而滅。此又君之功也。劉表背誕。不供貢職。王師首路。威風先逝。百城八郡。交臂屈膝。此又君之功也。馬超成宜。同惡相濟。濱據河潼。求逞所欲。殄之渭南。獻馘萬計。遂定邊城。撫和戎狄。此又君之功也。鮮卑丁令。重譯而至。單於白屋。請吏帥職。此又君之功也。君有定天下之功。重以明德。班敍海內。宣美風俗。旁施勤教。恤慎刑獄。吏無苛

政民不回。憲敦崇帝族。援繼絕世。舊德前功。罔不咸秩。雖伊尹格於皇天。周公光於四海。方之蔑如也。朕聞先王並建明德。胙之以土。分之以民。崇其寵章。備其禮物。所以蕃衛王室。左右厥世也。其在周成。管蔡不靖。懲難念功。乃使邵康公錫齊。太公履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世胙太師。以表東海。爰及襄王。亦有楚人不供王職。又命晉文登爲侯伯。錫以二輅。虎賁鈇鉞。秬鬯弓矢。大啟南陽。世作盟主。故周室之不壞。繫二國是賴。今君稱丕顯德。明保朕躬。奉答天命。導揚弘烈。綏爰九域。罔不率俾。功高乎伊周。而賞卑乎齊晉。朕甚慙焉。朕以眇身託於兆民之上。永思厥艱。若涉淵水。非君攸濟。朕無任焉。今以冀州之河東。河內。魏郡。趙國。中山。鉅鹿。常山。安平。甘陵。平原。凡十郡。封君爲魏公。使使持節。御史大夫。盧授君印綬。冊書。金虎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第十。錫君玄土。苴以白茅。爰契爾龜。用建冢社。昔在周室。畢公毛公。入爲卿佐。周召師保。出爲二伯。外內之任。君實宜之。其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今更下傳璽。肅將朕命。以允華夏。其上故傳武平侯印綬。今又加君九錫。其敬聽後命。以君經緯禮律。爲民軌儀。使安職業。無或遷志。是用錫君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君勸分務本。嗇民昏作。粟帛滯積。大業惟興。是用錫君袞冕之服。赤鳥副焉。君敦尚謙讓。俾民興行。少長有禮。上下咸和。是用錫君軒懸之樂。六佾之舞。君翼宣風化。爰發四方。遠人回面。華夏充實。是用錫君朱戶。以居。君研其明哲。思帝所難。官才任賢。羣善必舉。是用錫君納陛。以登。君秉國之均。正色處中。纖毫之惡。靡不抑退。是用錫君虎賁之士三百人。君糾虔天刑。章厥有罪。犯關干紀。莫不誅殛。是用錫君鈇鉞各一。君龍驤虎視。旁眺八維。揜討逆節。折衝四海。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君以溫恭爲基。孝友爲德。明允篤誠。感

乎朕思。是用錫君秬鬯一卣。珪瓚副焉。魏國置丞相以下。羣卿百僚。皆如漢初諸王之制。君往欽哉。敬服朕命。簡恤爾衆。時亮庶功。用終爾顯德。對揚我高祖之休命。

詔令類

鐵券文

唐德宗賜李納王武俊等鐵券文 陸贄

維興元元年歲次甲子正月癸酉朔二日甲戌。皇帝咨爾具官某。嗚呼。君者所以撫人。失於所撫則叛。下者所以奉上。失於所奉則刑。各當其理。德用不擾。各違其分。亂於是生。朕德薄化淺。昧於君道。罔知省己。姑務責人。是以徵師徂征。連歲靡息。惟爾以誠志之不達。反仄于厥衷。阻衆興戎。結黨拒命。豈非上失於所撫。而下失於所奉歟。書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我實不德。兆人何咎。俾廢其生業。雖於室家。陷於困窮。死於戰陣。老疾廢養。孤悞靡依。怨結蒼生。感傷和氣。朕爲人父母。得不愧於心哉。晨興以思。夕惕以悼。粵自嗣位。迄今六載。天將悔禍。朕方覺悟。爾亦知衆心之厭亂。思所以保安。叶於朕懷。若應符契。非天地合德。人神合謀。將茂育羣生。則何以臻此。朕是用上順天意。俯從人心。滌爾疵瑕。復爾爵位。坦然靡阻。君臣如初。功載鼎彝。名藏王府。子孫代代。爲國勦臣。河山帶礪。傳祚無絕。朕方布大信。承天子人。若食其言。何以享國。嗚呼。其祇若明命。用保無疆之休。

詔令類

難局判 賈 瑗

尋局判云。子於父母同氣異息。終天靡報。在情一也。今欲論其尊卑。辨其優劣。推心未忍。訪古無據。瑗以爲易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又曰。乾天也。故稱父。坤地也。故稱母。又曰。乾爲天。爲父。坤爲地。爲母。禮喪服經曰。爲父斬衰三年。爲母齊衰期。尊卑優劣。顯在典章。何言訪古無據。局判云。弑其父。子復告母。母由告死。便是子殺。天下未有無母之國。不知此子將何欲之。瑗案典律。未聞母殺其父。而子有隱母之義。既不告母。便是與殺父。天下豈有無父之國。此子獨得有所之乎。局判又云。案春秋莊公元年。不稱卽位。文姜出故。服虔注云。文姜通於兄齊襄。與殺公而不反。父殺母出。隱痛深諱。期而中練。思慕少殺。念至於母。故經書三月。夫人遜於齊。既有念母深諱之文。明無讎疾告列之理。瑗尋注義。隱痛深諱者。以父爲齊所殺。而母與之。隱痛父死。深諱母出。故不稱卽位。非爲諱母與殺也。是以下文以義絕其罪。不爲與殺明矣。公羊傳曰。君殺。子不言卽位。隱之也。期而中練。父憂少衰。始念於母。略書夫人遜於齊。是內諱出奔。猶爲罪文。傳曰。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注云。夫人有與殺桓之罪。絕不爲親。得尊父之義。善莊公思大義。絕有罪。故曰禮也。以大義絕有罪。得禮之衷。明有讎疾告列之禮。但春秋桓莊之際。齊爲大國。通於文姜。魯公譏之。文姜以告齊襄。使公子彭生殺之。魯既弱小。而懼於齊。是時天子衰微。又無賢霸。故不敢讎之。又不敢告列。惟得告於齊。曰。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公子彭生除之。齊人殺公子彭生。案卽此斷。雖有援引。卽以情推理。尙未遺惑。

對建國判 褚 亮

定之方中。作爲宮室。紫微夜視。考太乙之常居。黃道晝參。取羲和之亭午。於是審曲面勢。置臬懸衡。各有典司。乃無詢於梓匠。越其榑俎。翻見作於同律。晉雖不競。楚勿與知。侵官有刑。罪將安捨。不司宗伯之事。妄爲苟息之詞。人亦有言。自貽伊咎。

詔令類

考詞

爲男埒考語 張說

父教子忠。古之善訓。祁奚舉午。義不務私。至如潤色王言。章施帝道。載參墳典。例絕常功。恭聞前烈。尤難以任。豈以嫌疑。敢撓綱紀。考以上下。

補趙肅兗州學教授詞 宋 祁

士之入學。至大成。必因夙儒碩生。引而內諸聖賢之域。以君博物多識。求文章法度。今肄業之彥。哀然朋來。君當示以規模。振闡拂所蒙而光明之。得英材教育。孟軻所樂也。刺史慕焉。今補君州學教授。

詔令類

參評

知縣參評 海 瑞

知縣知一縣之事。一夫不獲誰辜。一民失所予咎。所以入單父之境。見棄魚之俗。則知子賤之政矣。履中牟之境。見馴雉之休。則知魯恭之政矣。爲政不同。而要不外乎敬天勤民之一念。以誠求之。乃今則異是。

矣。一旦縮半通得一邑。沾沾色喜。埋沒真心。不顧廉恥。多方掎克。腴生民之膏。填溪壑之欲。甚至鍾乳三千胡椒八百之誚。而不顧者。嗚呼。貪酷若此。殊不知上而朝廷。吾父母。中而撫按。藩臬僚屬。過客鄉士。夫吾長昆弟。下而吏役百姓人等。吾子姓。遇之各有正道。若謂止可潔己。不可潔人。潔人易生謗。謂所行不可認真。認真生怨。取禍不顧。朝廷之背否。以鄉原之道自待。待吾子姓長兄弟。沉浮取名。竊取官爵。非知縣也。本縣初意。直欲以聖賢所已言者。據守行之。自謂效可還。至迄今四載。日日徵催。小民賣妻鬻子。未有完事之日。時時聽訟。小民爭鬪趨利。未有息訟之期。感孚之道薄。而民不化。燭奸之智淺。而弊猶存。徒有其心。未行其事。徒有其事。未見其功。誦法孔孟。而於三年期月。幼學壯行。深有愧焉。

縣丞參評 海瑞

官以縣丞名。蓋謂一縣事宜。與知縣和衷共濟。承流而宣化也。誠能靖共爾位。無忝厥職。安知不與鳴琴而理者。大展雷封之略哉。是縣丞之事。亦知縣之事。知縣之責。亦縣丞之責。如未入官門。先營家計。爵祿貨賄。動魄驚心。國病民冤。如聾如啞。縣丞之謂耶。瑞自下車日。心竊鄙之。詎我寮列備官。而未之聞耶。每見時可共言。爲之卷舌。力可獨任。爲之却步。爲長官之聽。漫無可否。是上人子惠元元之意。不能承宣之也。非縣丞也。

主簿參評 海瑞

主簿者。掌一縣簿書之事也。位雖卑。苟能率真性行之。如錢穀一書。出入平允。亦無悖於孔子會計當之意。若勾稽錯亂。追呼朦朧。有錢則寬徵。無錢則急比。全憑家兄驅使。了不能自主焉。徒老死於簿書間耳。

非主簿也。

典史參評 海瑞

典史掌巡捕民間盜賊。爭鬪微事。盡屬之。所當小心翼翼。晝夜唯勤。棲僅一枝。飲唯滿腹而已。若黑白出於脣吻。曲直任其心胸。指良爲盜。爲己毆利。何以爲民長上哉。况屈一夫。冤一婦。天之霜旱隨之。爲民上者。可不緣此爲兢兢與。且又偏聽衙蠹。相助朘削。盜賊分其贓。爭鬪罰之紙。不幾詳符五鬼乎。非典史也。

教官參評 海瑞

教官掌一邑之教。一邑之臃腫薄質。俱賴其陶成。況門下皆俊傑之秀乎。所事事。比俗吏簿書詞訟不同。雖不能如尼父設教。洙泗人三千。王通演教河汾。士八百。卽淳邑簪纓濟濟。亦不少矣。教官其可安閒自曠乎。應將經書性鑑子史諸集。與羣弟子朝夕講習。日月會課。切磋琢磨。使之義理明而心性醇。異日登之仕路。由道德發爲文章。因學問做出事業。有利國計民生。始見所學之不虛也。瑞令茲邑。見諸生唱飲呼盧。逐羶營利。則有之。所謂經義治事齋。忠臣孝子錄。懵然罔聞也。僅寄空名於士人之上。模範不端。典籍無傳。初入學則索贊儀。旣入學則需節禮。於士子毫無裨焉。亦何以稱廣文之職哉。非教官也。

詔令類

勸農文

端平元年勞農文 魏了翁

太守前年十月。以古典勞農於郊。今年十月。當修故事。而太守以君命召。去官有日。用登進爾父老而終。

告之曰。惟民之生於天地間。相保也。相教也。相救也。相賙也。相葬也。此同類之至情也。而出於其類者。爲之君公師長。則又有以保之教之救之賙之葬之。蓋無以保則危。無以教則昏。無以救則戾。無以賙則闕。無以葬則傷。有一於此。太守懼焉。於是。以學校爲第一事。治器服。正堂序。壞者更之。未備者補之。所當辨正者。定其位而營築之。使鄉里之英。無間遠近。皆得以麗習其間。庶幾不貽乎無禮無學之憂也。其次謂比年以來。國有狄難。兵盜相乘。郡邑之間。城築當固。戎器當除。今龍見駟正。以次具舉。尙庶幾無忝於城郭之臣矣。則又念民有不幸。顛連廢疾。鰥寡孤獨。莫遂生全。州故有濟養院。歲久法弛。迺爲買田以增益之。而三者之外。又有所謂養生送死者。迺循社倉之法。官椿本錢。秋糴春糶。以平物價。庶免乎塗莩溝瘠者矣。然死者人所不能免也。則又擇高燥之地。以殮之。俾各有歸。太守所爲。止於如此而已。雖然。小惠未徧。此何可恃以爲安。微爾父老。務本居業。服田力穡。則國無餘財。民無餘力。學校有時而弗葺也。城築有時而圯壞也。養濟有時而窮也。生有時而弗給。死有時而弗恤也。而所謂務本居業。非一人所能自爲。則又在於詔而子弟。訓而妻孥。安其安。無悖於義。事其事。無墮於嬉。養老而慈幼。食力而助弱。賦役以時。上下兼裕。則所謂五事者。雖千百年。可使爲太守者。繩繩不替。以與此邦相爲無窮也。顧不美歟。

權遂寧府勸農文

魏了翁

歲二月。勸農於郊。太守事也。今部使者攝郡。乃得與爾父老周旋於此。且吾聞之。造物能與人以豐年。不能殖不耕之田。能遣人以安富。不能福不率之民。自比年來。江淞淮漢。蝗旱相仍。流莩蔽野。惟我蜀土。歲比有秋。乃去年之冬。三白呈瑞。入春雨暘。以時爾之得斯於造物也。亦云幸矣。幸烏可恃也。挈率子弟。簡

爾稼器。修爾穡事。若時和歲豐。錫爾多稼。則仰事父母。俯育妻子。豈惟爾利。賦租以時。無闕我餉事。盜賊衰息。無罹我憲網。吾與爾父老。咸執有利焉。若子若弟。乃有不率於教。不服田畝。不孝養厥父母。以害於閭里者。其亦以告我。當與爾懲之。若郡若縣。乃有官吏。不體此意。興不急之務。以廢爾事。肆無名之求。以害爾力。亦當爲爾去之。使者不妄語。敬聽毋忽。

詔令類

約

僮約 王褒

蜀郡王子淵。以事到湔。止寡婦楊惠舍。惠有夫時。奴名便了。子淵倩奴行酤酒。便了拽大杖。上夫冢嶺曰。大夫買便了時。但要守家。不要爲他人男子酤酒。子淵大怒曰。奴寧欲賣耶。惠曰。奴大忤人。人無欲者。子淵卽決買券云。云。奴復曰。欲使皆上券。不上券。便了不能爲也。子淵曰。諾。券文曰。神爵三年正月十五日。賚中男子王子淵。從成都安志里女子楊惠。買亡夫時戶下髻奴便了。決賈萬五千。奴當從百役使。不得有二言。晨起早掃。食了洗滌。居當穿白縛帶。截竿鑿斗。浚渠縛落。鉏園斫陌。杜埤地。刻大枷。屈竹作杷。削治鹿盧。出入不得騎馬。載車。蹠坐大屨。下牀。振頭捶鉤。刈芻結葦。躡轡汲水。絡佐醜醜。織履作麤。黏雀張烏。結網捕魚。繳雁彈鳧。登山射鹿。入水捕龜。後園縱養雁。鷺百餘。驅逐鷓鴣。鳥持梢牧豬。種薑養芋。長育豚。駒。糞除堂廡。餵食馬牛。鼓四起坐。夜半益芻。二月春分。被隄杜疆。落桑皮櫻。種瓜作瓠。別落披葱。焚槎發芋。壘集破封。日中早甕。雞鳴起春。調治馬戶。兼落三重。舍中有客。提壺行酤。汲水作餹。滌杯整案。園中拔

蒜。斷蘇切脯。築肉臠芋。膾魚炰鼈。烹茶盡具。已而蓋藏。關門塞竇。餒豬縱犬。勿與鄰里爭鬪。奴但當飯豆飲水。不得嗜酒。欲飲美酒。唯得染唇漬口。不得傾盂覆斗。不得辰出夜入。交關倅偶。舍後有樹。當栽作船上。至江州。下到湍。主爲府掾。求用錢。推訪壘。販櫻索。縣亭買席。往來都洛。當爲婦女求脂澤。販於小市。歸都擔泉。轉出旁蹉。牽犬販鵝。武都買茶。楊氏擔荷。往市聚。慎護奸偷。入市不得夷躄旁臥。惡言醜罵。多有刀子。持入益州。貨易羊牛。奴自教精慧。不得癡愚。持斧入山。斷榦裁轅。若有餘殘。當作俎几木屐。及犬屍盤。焚薪作炭。壘石薄岸。治舍蓋屋。削書代牘。日暮欲歸。當送乾柴兩三束。四月當披。九月當穫。十月收豆。揅麥窖芋。南安拾栗採橘。持車載輦。多取蒲苧。益作繩索。雨墮無所爲。當編蔣織簿。種植桃李梨柿柘桑。三丈一樹。八尺爲行。果類相從。縱橫相當。果熟收斂。不得吮嘗。犬吠當起。驚告鄰里。棖門柱戶。上樓擊鼓。荷盾曳矛。還落三周。勤心疾作。不得遨遊。奴老力索。種莞織席。事訖休息。當舂一石。夜半無事。浣衣當白。若有私錢。主給賓客。奴不得有奸私。事事當關白。奴不聽教。當笞一百。讀券文適訖。詞窮咋索。佗佗叩頭。兩手自搏。目淚下落。鼻涕長一尺。審如王大夫言。不如早歸黃土陌。蚯蚓鑽額。早知當爾。爲王大夫酤酒。真不敢作惡。

詔令類

榜

榜國子監 溫庭筠

右前件進士所納詩篇等。識略精微。堪裨教化。聲詞激切。曲備風謠。標題命篇。時所難著。燈燭之下。雄詞

卓然。誠宜榜示衆人。不敢獨專華藻。並仰榜出。以明無私。仍請申堂。並榜禮部。咸通七年十月六日。試官溫庭筠榜。

詔令類

示

保甲告示 海瑞

察院近行保甲之法。止論居止人戶。年十五以上。盡行開報。爲保爲甲。不論原管都圖冊籍。使爾等出入相友。急難相救。卽古者井田比閭族黨之遺意也。爾等可照發去式樣。照依居止次序編甲。若街道狹窄。去處。則編東西爲次序亦可。若住居零星。則就相近者。亦無不可。多或十餘戶。少或不及十戶。都爲一甲。但取守望之便。不必過於分析割補。一甲之中。擇有行止才力爲人信服者。爲甲長。三五甲。擇有行止才力爲人信服者。爲保長。日輪一人。稽查各戶。遇有面生可疑之人。卽行覺察。每戶三丁或二丁。出一人巡夜。一丁免巡。外出則輪及別人。俟其回日補足。一戶每三丁。出一壯丁爲鄉兵。各自備堅利器械。至貧丁亦備木棍。遇警則出。或鳴鑼敲柝爲號。農閒則鄉兵演習武藝。優者縣爲給賞。自示之後。倘有偷安瞞隱。不遵約束。遇警不策救。各有重罰。毋貽後悔。

詔令類

審單

王哲審單 歸有光

查得姚古鮑希專與王哲扛幫硬證。除已結證外。見在縣未結文卷內二十餘宗。狀狀有名。今姚古改名姚仁。鮑希改名鮑義。言兩人誓同一心。常爲哲之誣佐。改名仁義。明不相負也。再照王哲父子刁惡素聞。人所側目。雖有嘉粟。弩張則澤雉不止。雖有芳餌。鉤見則淵魚遠逝。吏胥之貪。固難保也。然取之王哲之手。則有所不敢。寵賂之章。固當按也。然出於王哲之口。則有所難憑。今審問間。具得王哲刁詐。及姚仁鮑義結黨捏辭實跡。衆證明白。取擬罪犯。

陳大德審單 歸有光

審得大德委將張氏摟住。要得姦淫。當驗大德舌尖。果係咬落。不能自諱。爲照律有強姦之條。官司少有遵用者。以所當罪重。而事難徵實也。旣不用本條。輒以和姦處之。則強暴者得志矣。貞節之婦。受污讎矣。律設此條。爲無用矣。昔召公聽訟。衰亂之俗微。而貞信之教興。故有行露之詩。蓋謂強暴之男。不能侵凌貞女也。今據大德多行無禮。比其事發。又抗違憲詞。冀至年久不得明白。然張氏深山獨處之中。此心可表。大德經年難證之獄。其舌尙存。相應依律問擬。

賀潮審單 歸有光

審得邵忠先因賀潮之去。而鬻其原田。今見賀潮之歸。而返其舊物。流宄荒閒。正鳩鵲互居之日。逃亡復業。實鴻雁安集之時。告詞雖涉於半誣。據律當從於未減。前遺田地。聽潮自管。取供。

詔令類

附錄

奴券 石崇

余元康之際。出在滎陽東住。聞主人公言聲太粗。須臾出。趣吾車曰。公府當怪吾家。曉曉邪。中買得一惡。羝奴。名宜勤。身長九尺餘。力舉五千斤。抱五石力弓。百步射錢孔。言讀書欲使便病。日食三斗米。不能奈何。吾問公賣不。公喜。便下絹百疋。聞謂吾曰。吾胡王子。性好讀。公府事一不上券。則不爲。公府作券文曰。取東海巨鹽。東齊羝羊。朝歌蒲薦。八板桃牀。負之安邑。梨栗之鄉。常山細縑。趙國之編。許昌之總。沙房之綿。作車當取高平莢榆之殼。無尾燭燄之狀。太良白槐之輻。河東茱萸之輞。亂櫛桑轅。太山桑光。長安口口。雙入白屋。釘鑲巧手。出於上方。見好弓材。可斫千張。山陰青槻。烏皞柘桑。張金好墨。過市數蠶。并市豪筆。備卽寫書。皞角幘道。金案玉椀。宜勤供筆。更作多辭。乃斂吾絹口口而歸。

唐太宗金鏡

朕以萬機暇日。遊心前史。仰六代之高風。觀百王之遺跡。興亡之運。可得言焉。每至軒昊之無爲。唐虞之至治。未嘗不留連讚詠。不能已已。及於夏殷末世。秦漢暴君。使人懷懷然兢懼。如履朽薄。然人君在上。皆欲永享萬乘之尊。以垂百王之後。而得失異趣。興滅不常者。何也。蓋短於自見。不聞逆耳之言。故至於滅亡。終身不悟。豈不懼哉。觀治亂之本源。足爲明鏡之鑒戒。亂未嘗不任不肖。治未嘗不任忠賢。任忠賢則享天下之福。用不肖則受天下之禍。臨危之主。各師其臣。若使覺悟。社稷安有危亡之覆。特由不留心於任使。翻屬意於遨遊。豈不哀哉。若以遨遊將爲任使。以任使將爲遨遊。豈不善哉。古人言。舜禹不愛於聲。不貪於色。予謂不然。將爲愛也。人云桀紂耽於聲色。予將爲不好也。何以知之。桀紂命不終於天年。樂不

終於一世。以此爲不好也。舜禹壽命於終。樂畢於世。予謂之愛也。夫人有強躁寬弱之志。愁樂貪慾之心。思情有聰哲之才。此乃天命其性。有善有不善者也。由是觀之。堯舜禹湯躬行仁義。治致隆乎。此稟其善性也。幽厲桀紂。乃爲炮烙之刑。刳孕婦。剖人心。斲朝涉。脯鬼侯。造酒池糟丘。爲長夜之飲。此其受於天不善之性也。夫立身之道。在乎折衷。不在乎偏射。吳起曰。昔有桑氏之君。修德廢武。以滅其國。有扈氏之君。恃衆好勇。以喪社稷。仲尼曰。寬以濟猛。猛以濟寬。仁義之道。猶不得偏。何況於左道乎。何況於不仁乎。爲君之道。處至極之尊。以億兆爲心。以萬邦爲意。理人必以文德。防邊必以武威。孔子曰。夫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武之所制者廣。不可以威武安民。不可以文德備塞。大鯨出穴。必廢遊波之功。鴻鵠沈泥。定無凌空之効。若使各令遂志。不失其能。古人云。欲構大廈者。先擇匠。然後揀材。爲國家者。先擇佐。然後定民。大匠構屋。必以大材爲棟梁。以小材爲榱椽。所有中尺寸之木。無棄。此善治木者也。非獨屋有棟梁。國家亦然。夫德爲宰相。亦國家之棟梁也。予思三代以來。君好仁。人必從之。在上留心臺榭。奇巧之人必至。致情遊獵。馳騁之人遠臻。存意管絃。鄭衛多進。降懷粉黛。燕趙斯來。塞切直之路。爲忠者必少。開諂諛之道。爲佞者必多。古人云。君猶器也。民猶水也。方圓在於器。不在於水。以是而言。足爲永誠。夫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仲尼師於郟子。文王學於皞叔。聖人且猶如此。何況於凡人者乎。治主思賢。若農夫之歲望。哲后求才。若旱苗之思雨。亂君疾勝。己如仇。視不肖如子。懷之中心。何日甦忘。王莽僞行仁義之道。有始無終。孫皓權施恩惠之風。有初無末。二子猶膠船之泛巨浪。毀在不遙。若驚馬之奔千里。困其將至。古人云。升不盛石。小智不可謀大。巧詐不如拙誠。信非謬矣。有明主。有闇主。高祖

攝衣於廊生。比干剖心於辛紂。殷湯則留情於伊尹。龍逢則被誅於夏桀。楚莊暇隙而懷憂。武侯罷朝而含喜。闡主護短而尤愚。明主思短而長善。觀高祖殷湯。仰其德行。譬若陰陽調。四時會。法令均。萬民樂。則麒麟呈其祥。漢祖殷湯。豈非麒麟之類乎。觀夏桀商辛。嗟其悖惡之甚。猶時令不行。寒暄失序。則猛獸肆毒。蝨螟爲害。夏桀商辛。豈非猛獸之儔乎。予以觀之。豈非大道之類也。雖曰天時。抑亦人事。成湯之世。有七年之旱。剪爪爲犧。千里降雨。大戊之時。桑穀生朝。懼而修德。遂使十有六國。重譯而來。此豈非人事者也。或曰爲君難。或曰爲君易。人君處尊高之位。執賞罰之權。用人之才。用人之力。何爲不成。何求不得。此言之實易。論之實難。何者。輕陵天地。衆精顯其妖。忽慢神靈。風雨應其暴。是以帝乙有震雷之禍。殷紂致飛沙之焚。多營池觀。遠求異寶。民不得耕耘。女不得蠶織。田荒業廢。兆庶凋殘。見其饑寒。不爲之哀。觀其勞苦。不爲之感。苦民之君也。非治民之主也。薄賦輕徭。百姓家給。上無暴令之徵。下有謳歌之詠。屈一身之欲。樂四海之民。憂國之主也。樂民之君也。此其所以爲難也。且用人之道。又爲未易。己之所謂賢。未必盡善。衆之所謂毀。未必全惡。知能不舉。則爲失材。知惡不黜。則爲禍始。又人才有長短。不必兼通。是以公綽優於大國之老。子產善爲小邦之相。絳侯木訥。卒安劉氏之宗。嗇夫利口。不任上林之令。舍短取長。然後爲美。夫人剛柔之情各異。曲直之性不同。古今奔馳。貴賤不等。爲上之孝。與下豈均。上則匡國寧家。志存崇禮。下則承顏悅色。止存敬養。虞舜孝也。不爲慈親所安。曾參仁也。不爲宣尼所善。孔子曰。子從令者。不得爲孝。臣苟順者。不得爲忠。如斯之例。不可不察也。逆主耳而履道。戮孔懷以安國。周公是也。順上心而安身。隨君情以殺子。易牙是也。棄己之命。安君之身。紀信是也。挾國謀事。以報私讎。袁盎是也。子身而

執節孤直而自毀。屈原是也。外顯和穆之端。內懷湯火之意。幸諂是也。忠諂之道。以此觀之。足爲永鑒。白起爲秦平趙。乃被昭王所殺。亞夫定七國之亂。卒爲景帝所誅。文種設策滅吳。翻遭越王所戮。伍胥竭力爲國。終罹賜劍之禍。乃是君之過也。非臣之罪也。至若趙高韓信。黥布陳豨之儔。此則自貽厥釁。非君之濫刑也。高祖失於存功之能。光武獲於置將之妙。臣安君社稷之固。君處臣危亡之地。豈是相酬之道也。爲天下之君。處萬民之上。安可易乎。背道違理。非惟損己。乃爲賢人之所笑。卑身勵行。實爲君子。又爲庸夫之所譏。越品進官。其類必爲深怨。偏與人語。衆望以爲曲私。任使賢良。則爲偶得。委使庸夫。則言愚闇。言數則謂太繁。辭寡則講道薄。恣情忿怒。則朝野戰慄。留心寬恕。則法令不行。民樂則官苦。官樂則民勞。四海之內。莫非王土。要荒爲枝葉。畿內乃根本。古人云。皮之不存。毛將安傅。當使本固根深。委之內相。而伊尹傳說。人所希逢。至如鎮積冰之塞。守飛雪之邊。而魏尙李牧。當今罕遇。遣人遠撫。則眷戀而不忍。感而不遺。則枝葉落而不存。二宜之間。致心何所。是用晨興夕惕。無忘斯事。爲上猶然。何況臣下。易云。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今略陳梗概。以示心之所存耳。古語云。勞者必歌其事。朕非故煩翰墨。以見文藻。但學以爲己。卽書所懷。想達見羣賢。不以爲嗤也。

